

福建文化

第三卷

第十七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出版

福建協和大學福建文化研究會發行

福建文化

第三卷 第十七期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出版

篇 目

| | | |
|-----------------------|-------|----|
| 談談福州的俗曲 | 陳希誠 | 1 |
| 從福州歌謠中找出福建原始文化之社會制度形式 | 張增齡 | 3 |
| 福州歌謠六首 | 鄭仲孚 | 9 |
| 福州情歌四首(附譜) | 愛斯齡女士 | 10 |
| 福州童謠二十一首 | 邱清濂女士 | 11 |
| 永泰歌謠十四首 | 陳瀛 | 13 |
| 莆田風俗斷片 | 上里村人 | 15 |
| 上海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所見福建方志 | 金雲銘 | 17 |
| 閩江之內河交通 | 張福安 | 19 |
| 福建之鮪魚 | 甘景鏞 | 23 |
| 福建物產表(菜類) | 郭毓麟 | 24 |
| 福建物產表(蓏類) | 郭毓麟 | 25 |
| 洛學道南系的淵源 | 李兆民 | 26 |
| 鄭成功事蹟考 | 楊樹芳 | 27 |
| 唐代福建女詩人——江妃 | 鄭益士 | 33 |
| 歐陽詹作品研究 | 梁孝潮 | 35 |
| 五代時福建女詩人——陳后 | 鄭益士 | 36 |
| 余澹心及其王翠翹傳 | 張錫祜 | 37 |
| 胡國安傳畧 | 郭毓麟 | 39 |
| 夏午尼氏道統一三教度世大宗師傳畧 | 楊樹樸 | 41 |
| 福建文化研究會職員會議記錄 | | 45 |

談 談 福 州 的 俗 曲

陳 希 誠

俗曲的研究可算是一個很有興趣的問題了；作者對此問題研究的動機，爲的是自己是個研究經濟學的人，而且是從事于農村的工作，對於平民感情生活的考察視爲很是重要。俗曲那當然是平民的文學了，但作者除考察其文學上的價值以外，更注意其產生的背景。福州本地平民的實際生活，那也可從這裏所流行的俗曲窺其一斑。

俗曲的文學上的意義

甚麼是文學？我們要知道，文學是離不了美與善的，也知道文學是脫不了情與意的。美的文學，牠不盡藏在他們所稱爲深謹的文學者的書本裏，聽聽有情意的歌謳，如牧豎村童所咏誦在口裏的，我們偶爾聽到都覺得愉快。婉揚的歌聲，沒腔的笛調，盡是文學，盡是美一。於心爲志，出言爲文，意志的美便是文學了。

美的文學是自然，絕不是在文學上的怎樣組織，怎樣做作；流傳於無數平民口中的歌謠和俗曲所以可稱爲藝文的，就在這一點。這種平民文學的俗曲和其他文學作品有異的，在於後者只屬於少數知識高深的人。被用爲消遣娛樂的文學，可是前者流行廣大，非我們所能想像，因爲他的淺顯通俗，就好像空間中空氣一般，無論誰人都享用得到。這真是蘇子瞻所謂『山間明月』，『江上清風』誰能夠把牠藏之懷袖呢？這就是俗曲，這一種作品的好處。

俗曲的作者通常都無從稽考，這也與古代的文學一般，詩三百篇，爲采風之官所專采，這也可算古時的平民藝文吧。但堯的擊壤，禹的九歌，有的傳，有的不傳，我們相信他們盡是無名作者的作品和俗曲一樣的。所云俗曲和歌謠也大大的不同，他們大概都很長，而且是可吟咏的劇本。

真正的平民文學，我們只能從俗曲一般的作品去尋求吧！試問古來文學家作詩作文，會使婦孺都能了解的白太傅能有幾人呀？他一面却恨着山歌羌笛不好聽呢！

俗曲中如潘閼祭等，真是洋溢着文學上的美麗詞句。『綠柳拂長堤，紅樹亂鶯啼』『遙望草青，花落聽無聲』這些描寫的文字真是再好沒有了。誰說俗曲裏面沒有藝文價值呢。古詩有『山花偏有色，村酒醉人多』這話是不錯呀！

俗曲的社會學上的意義

西諺有言『民之聲即爲神之聲』。我們也可說俗曲中聆着一般平民所咏嘆的曲調可知道其生活上不滿足的地方。作者從前在北平，天津，濟南，上海，廣州等處，爲要知道平民實際的生活，曾到處留心貧民窟裏一般人的抒情的方法。在各處都聽過各地俗腔的曲本。不但歌女們在着賣唱，就是小買賣的人也信口吟哦，那些俗曲的內容強半是勞人思婦之詞，國內如此，國外的情形却也大同小異，作者在德國漢堡城時曾同一位

(2) 談談福州的俗曲

京大學的朋友參觀那裏的貧民窟，沿街一帶德意志的勞動者，也像北平天橋的平民那樣大喊大唱，所唱的多是德國鄉野的情歌。他們一面高唱，一面飲啤酒，那種旁若無人的態度至今還不會忘記呢！就在巴黎所見的也是如此。北美支加哥市上的許多少年男女，毫無顧忌的同唱着求愛的小曲，這也可見此種抒情方法的普遍了。

俗曲的魔力不單在可吟唱的音樂，裏面所含着有趣的題材也為受着人們歡迎的一點。俗曲的內容大都取材於里巷間所發生的有趣新聞。也有寄托於古代無稽的故事。許多是令人慘然不樂的悲劇，也有是令人發噱的喜劇。他們真可算是敘述平民生活的史詩呀！

在福州城台各處作者曾搜集了一百六十五篇的福州的俗曲。詳細把他們研究過，覺得這些約可依照下列分類：

- A. 性慾壓迫的表現——百分之四十。
- B. 經濟壓迫的表現——百分之三十。
- C. 大家庭制度壓迫的表現——百分之十。
- D. 迷信的表現——百分之十。
- E. 政治壓迫的表現——一百分之五。
- F. 其他——百分之五。

這一百六十五篇中關於性的問題的可算最多。可見得社會中怨女曠夫問題的重大，與婚姻制度缺點之急須改良。至於大家庭制度之罪惡，以及民間婦女之苦痛從俗曲裏更可表現無遺。錢順姐

一劇，可表現福建省有若干婦女是過着同樣的無告生活哪！迷信的俗曲，如灶君報，雷君報，以及此類的作品，可表示一般人民知識的程度，常識的缺乏，解決生活問題的笨拙，果報的信仰，等等這都是社會改造者所應該注意的呀！

至於俗曲裏面所陳說的事實是否真實也是很堪注意的。為了這一點作者曾費了不少的思索和考查的時間。在這一百六十五篇的俗曲中有十三篇是發生在民國紀元以後。發生的地點三篇在福州的后洲。一篇在城內，二篇在下渡，二篇在吉祥山，一篇在大橋頭，三篇在洲邊，一篇在蒼霞洲。作者曾用社會調查方法，自跑到這些地方去查問。目的是要明瞭那些地方是否真有所記述的事發生。調查的結論是這數處，從前曾有發生過大畧相同的事實，不過枝節是不一樣的。例如『巧姻緣』和『奪親』那兩篇發生在下渡以及其他的地方，即是如此。

俗曲裏面的文字，言文一致，都是閩腔的。句的長短沒有拘束。最初的俗曲自是出于一人之手。但這作者是不願把自己的名寫上。劉復李家瑞等所編的『中國俗曲總目稿』中也沒有一篇是有作者的姓氏。這樣的著作是平民自然情緒的流露，最初或出於一人之手，後來經過傳誦又有許多更改。而且好多的俗曲從前是白字詩（諷刺的文字）一類的作品演化成的。

好些的俗曲其發生的時間無從稽考。在這一百六十五篇中，只二十一篇是寫有年代的。

俗曲的名稱也有好多的更換，更換

的緣故有的是因為那篇曾被禁止印行。例如『鼓山燒香』和『巧姻緣』是同一的曲本。

從俗曲的研究社會學者可得到好多社會問題的論料這裏只零舉幾點，還有的，等到後來再說吧！

自福州歌謠中找出福建原始民族文化之社會制度情形試

張增齡

福建是古所謂閩蠻之地，雖然山嶺重疊，溪河旋繞，直應着明山迴川產歌謠；但因方言與交通的艱阻，不但不載于詩三百篇，不錄于漢樂府，不見于宋人所編的樂府，就到了近代北京大學民俗學會，也只選得寥寥五十四篇，福建人唱了三四千年的歌只同沒有唱一樣——到了最近纔有許多福建歌謠出現。這是福建文化本身的錯誤，或者是福建人的習性沈默不喜歡流露衷情或動作紀錄在謠歌及一切，我們只要記一記福州一句流行的俗語「山東孔雀膽，福建長流歌」他的年代，就可以明瞭福建的歌謠及其緣起，是否近代才有而過去都無的東西。

因為歷史上的漢族展佈的傾向是從西到東，中心在黃河長江流域，我國南部就直接間接地被造成一個蠻貊，尤其是時運不亨而多山的福建。史稱「少昊氏衰九黎亂德天下之人相惑以怪」「神農之衰蚩尤之勢力逐帝榆罔至於北方」以及所謂「巫風起於三苗」「棄黎民阻飢」則原始南方文化正未必下於黃河長江流域可見，黃帝畫州分野，唐蜀羌彝微盧彭濮等不與，蓋以非同種之人，故不樂錫以茅土，以強其勢，並非因文化之高低而定給地的方策。楚辭時代南方文化

的一起不能再振，也未嘗不是被華夏畛域的觀念所壓服，更進則春秋閩越王之無諸，西漢代之閩粵王趙佗，五胡亂華時代之建業晉都後中州人入閩，葭付草堂集之中州人隨王氏入閩又一說，南宋王公避金人入閩，以及許多人物唐代之閩中詩人林披父子黃璞兄弟，南宋之李綱陳俊卿，朱熹，明之鄭成功，清之許多朝野人物文化，歷史上之著名靖安勤有堂版本，以及許多福建之著名托生神話，間接直接都足以證明我們福建的文化的存在，並不是特別晚熟的一個省分。

再從地理上觀察，福建有閩晉漳泉四川及平野，千有餘里之海岸線，這都是產生文明的良好條件，周禮的七閩，秦的閩越，漢的閩粵，晉的唐王審知的閩，元朝改為福建，地理的名目變遷也非一種偶然的事實可見，漢書兩粵傳說「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勾踐之後也」則可見會稽文化，所謂我國古代文化中心地與福建的溝通，漢書又記武帝的話「東粵懶多阻閩粵悍數反覆…」則可見地理上閩粵和東粵的關係，而能夠數反覆的民族，並不致文化怎樣不興的又可見。漢書記漢初曾收閩粵為藩屬，則雖然化外之民，而不得不與聯絡

(4) 自福州歌謠中找出福建原始民族文化之社會制度形式

又可見，再考漢武帝與閩粵王趙佗書，辭氣之婉順，則亦頗有憚於古粵民族又可見，以這樣的地理民族之省分說是沒有文化，誰肯信。

有了人類自然有了文化，文化只有高低之別，而無有無可言，我們固然不能肯定說福建自有人類到在是幾個世紀，最少我們總可以講和我們普通所講國家的年代一樣，有四千年的文化，可是過去福建的文化，被種族的觀念，被山川的間隔，消滅去了，我們不能無根據地去臆測去創造，我們只得抓着些遠民的口吻，所謂寶藏，所謂祖先和父老的遺產的民間遺跡——歌謠來研究，追尋依稀的殘餘，我們相信歌謠是多方面而且很普通的一種表現，在民間生活中的地位是深入的侵入，是真確的描寫，所表現的是人類初期的心理，記憶與幻想的一種心理，同時我們相信真正的文化是精神的寄藏，是心的表現，歌謠是和甲壳學有一樣的價值，古代觀風問禁是在民間，所以我們不以壯大的建築，如長城運河為我國文化結晶，金字塔為埃及文化結晶，為文化代表，而主張歌謠為民間文化的中心。更因福州為福建千餘年來省會，所以我們從福州歌謠講起；社會制度為民族間最中堅的文化表現，所以我們以之為指標。

(一) 福建原始民族之社會制度的構成之婚姻制度是自由的一夫一妻制而主張婚後貞操——原始民族的性的結合，是因為部落之游牧狩獵而形成自由的結合，同時更因母性與父性之權限的替襲，與數量上懸殊，而產生出性之結合分

比問題，一夫多妻；一妻多夫；一夫一妻，性的數量上配合比。福建因為特殊的環境關係，特富保守性質，所以一切原始民族的遺留質保留得很豐富的成分，例如在現世紀所不可得見的母權管理，在福建羅源縣裏，我們就可以見還有一部分少數猺民，一切生活上的經營還是母性擔任，父性則困守穴中供育兒守戶之責，以及許多各地疍民畲民的婦女皆天足，閩海叢書裏「閩粵族猺民女多於男」，唐志「王氏入閩驅猺族盡殺其男而配兵士以女」，則可知福建原始民族之性的結合自有史可紀起，當然是像着其他種族性的結合是自由的外，而母性則因稍佔勢力與量上的優越條件，而絕對無一夫多妻。而一妻多夫在史的紀載上，不過是一種兩性間之權限發展過程上之母性獨佔時代一個過渡短時期之結合現象，當然無長期繼續的可能，而只餘一夫一妻制，以成今日福建海濱鄒魯，風俗純朴，一種天然力量的禮教範圍，不但無「桑間濮上」之音，而且多「上門守節」之事，民族中女性的貞操觀念，特別堅固，不可謂非往民之流風遺俗所渲染的色素。茲錄舉關於婚姻性的結合的歌謠如下：

(一) 真鳥仔——「真鳥仔，啄葡萄：勸你休冬討細婆……」

「細婆」妾也這是反對納妾主張一夫一妻制的一聲。

(二) 日光光——「……黃塘水深不得渡，小妹攤船來接郎」。

「妻」閩叫做妹，水深不得渡時，惟有妻攤船來接郎也。

(三)真鳥仔——「……世上妓女毛相干」。

妓女毛相干，蓋斥其無貞操節義任人可夫也。

(四)真鳥仔——「……十二呢仔做新郎」
閩俗尚早婚，目的以傳宗播種，可知往民希求男子之殷。

(五)真鳥仔——「梨何事？梨乞親。子女細，昧還親」。

閩俗尚早婚以求嗣，而女家以年齡太幼不肯與之也。

(六)佳鵠仔——「佳鵠仔，尾長長；十二歲仔做新郎」。

佳鵠仔毛長長，亦係希求「多男子」之意，所以十二歲即結婚也。

(七)佳鵠仔——「……莫做蓮蓬共蓮子，莫做野花滿山紅」。

莫做是不可做的意思，以戒女性之淫蕩以勉其貞靜也。

(八)妹着做——「妹着做，正月牡丹得仇愛；怀冬做，二月白蕉排街前。
妹着做，三月枇杷新上果；怀冬做，四月楊梅酸驚心。妹着做，五月茱莉香撲鼻；怀冬做，六月荔枝紅巷娘。妹着做，七月石榴開笑口；
怀冬做，八月橄欖青滑頭。妹着做，九月菊花香晚節；怀冬做，十月胡椒辣喉嚨。妹着做，十一月福桔排盤裏；怀冬做，十二月茶花滿山紅」。

全篇大意，蓋勉女性之貞靜溫柔，幽嫋自威的意思，而所謂「菊花香晚節」，即訓其守節；「茶花滿山紅」即戒其淫蕩，尤歷歷可見也。

(九)樓上點火樓下紅——「……姐夫講話真糊塗，當初討姐昧討奴。禮書大帖請出乞伏看，是姐名字呸是奴」。

全篇蓋描表女性對於名義上之重要，以言婚姻形式不容麻糊也。

(十)今晡十五月炎炎——「今晡十五月炎炎，月下乞妹好趁錢，趁錢養罷共養奶，名聲拍破乞伏嫌」。

本篇亦訓女子貴有好名聲，所謂「清香家世」的意義。

(十一)石條手巾繡牡丹——「石條手巾繡牡丹，可恨月老李極端，別伏夫妻同白首；惟我陰陽錯教伶」。

本篇爲節婦吟之類，只怨月老與媒人而不敢作他想也。

(十二)四條手巾繡梧桐——「四條手巾繡梧桐，別伏夫妻共同房，若凡欲見夫君面，黃泉路上會相逢」。

本篇守節全終之意歷歷可見。

(十三)五條手巾繡紫荊——「五條手巾繡紫荊，難捨夫妻結髮情，天長地久毛希，孤燈自對影自憐」。

本篇爲從一而終，莞孤自憐之意。

(十四)七條手巾繡黃葵——「七條手巾繡黃葵，一日思夫十二時，日間毛食夜毛瞶，思親想入毛石其」。

本篇爲孀婦鎮日思夫之作，自說惟夫爲最親人之意。

(十五)八條手巾繡玉蘭——「八條手巾繡玉蘭，想起夫君淚暗彈，一言半語毛對講，愛衣愛食只空談」。

本篇爲孀婦思夫而泣，自表除夫外並無其他人可訴衷腸之意。

(6) 自福州歌謠中找出福建原始民族文化之社會制度形式

(十六)九條手巾繡奔籬——「九條手巾
繡奔籬，想起夫君只是啼，夫君誤
奴青年少，青春年少好支離」。

本篇爲婦婦思夫自嘆青春空誤，然
不敢作他遐想。

(十七)十條手巾繡菊黃——「十條手巾
繡黃菊，也知三綱共五常，誤奴當
初真小姐，今日守節乞併傳」。

本篇爲表三綱五常入於婦女心之堅
固，三從四德婦女從一而終，重守
節義，而爲社會一般所重視也。

(十八)採山茶——「採山茶，對面依哥
面像霞，嶺裏樹下奴毛敢，希望我
哥金鼓花轎梨迎迓」。

本篇爲情歌之一，但女子重視節義
貞操，而不敢苟行非禮也。

(十九)鳥仔飛——「鳥仔飛，飛過牆，
隔壁依伯毛諸娘，三回五次梨調戲
，將曉奴家心裏強」。

本篇亦婦女堅貞自守，雖人屢施引
誘而並不爲動也。

(二十)花紅紅水綠綠——「花紅紅，水
綠綠，夫妻一世石堆着，假使知仇
先背棄，一定天厭也絕」。

本篇爲一對夫婦的誓言，貫澈一夫
一妻制，愛情永久的意思。

(廿一)園棚下——「園棚下，好栽葱，
蔥味味，好栽柿，柿未紅，先摘兩
粒乞丈仇，丈仇丈奶毛著厝，細姨
嗾犬咬人」。

本篇爲表女子之堅貞自守，雖姊夫
熟人並不輕假以顏色也。

(廿二)月照檻門戶——「月照檻門戶，
月姊做媳婦，做轉ㄌ𠂇？做下渡，

下渡，領箬壞？領千五，千五你夠
駛，教你塘哺爬猪屎。猪屎，驚臭
！教你梨賣鑿，鑿驚捏，教你梨拍
鈸，鐵鑿𠂇，教你梨賣糖，糖驚
呢，教你賣筍絲，筍絲驚陵，教你
賣水𠂇，水𠂇驚辣，教你做達
達，達達做賣響，教你做米捲，米
捲賣量米，轉厝列着拍半死」！

本篇爲婦女，錯嫁懦夫不能治生產
之怨懟，然終不敢作棄嫌之想。

(二)福建原始民族之社會制度的形式，是聯村自治，土地公有而承認其現役所有權，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而以互市的交易爲生活上生產消費均衡的方法，——普通原始民族結合的形式是因性的結合而家族而部落，而以酋長爲管理領袖，福建則以多山與傍海的特殊情形，沒有經過狩獵與牧蓄的階段，不以逐水草爲其經濟生活的根本條件，所以由家族而趨進於村落，生活比較安定，而形成保守性，同時更因不必逐水草而居土壤近海肥美的緣故，天然水產豐富的緣故，無需要競爭侵佔而形成和平性，所以其社會制度基礎形式，只推年高有德的人爲族長，以抵於村落形成而以鄉長爲管理領袖，而民族間生活男女平等，各能工作，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更因地大人稀的緣故，土地一歲三熟的緣故，根本土地分配上與佔有上不發生問題，隨其村族所在，因地施種，三次而更，因其結合數量限於村族，故即有遷徙亦僅少數，雖謂畲民善遷然福建終無因遷地而成戰爭之迹，各村落中又因其居處的懸殊，所營生活的不同，即以

互市交易為其經濟上交換條件，史載所云蛋民與畲民之交易故事，與吾閩今日尤星羅列佈，組織界限分明的鄉落，就可以想見往民之政治經濟民族過去生活的社會制度，淳朴無爭，勤耕食力的些須大同意味，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國民固有道德的淵源。

茲錄舉關於社會制度之生活形式之歌謠如下：

(一) 真鳥仔某首——「……柴着對面山，米着隔壁厝」。

拾柴為薪換米為食，不作他種生活想，原民之態可掬。

(二) 夏蟬叫——「夏蟬叫，荔枝紅；錢甲叫，抱火籠」。

本篇有寒暑仍襲，各有定則，不作他遐想極富保守之意。

(三) 佳鵠仔——「佳鵠仔，啄菜花，味見曲蹄做老爺。紅帽淡倒載，涼傘淡倒遮，少爺擔糞桶，小姐踏水車。廳中人客賀『且喜』，灶前太太盪跳腳」。

本篇蓋指風俗操作之習慣，儉朴勞動，雖做官而一家尤勤勉工作純勞克苦之古風。

(四) 平脚的女子——「奴是平脚嫂，佢樣生得好……」。

本篇可見本省原始民族之婦女皆不纏足之風習。

(五) 佳鵠仔——「……毛轎坐，平脚嫂……」。

本省之貧窮婦女，即原始民族之遺傳種皆天足善行走也。

(六) 紅蟻公——「紅蟻公，紅蟻婆。三

碗菜，供公婆。……」

本篇可見福建風俗對於祖宗的敬仰，家族觀念之強固。

(七) 搓糖糍搓搓——「搓糖糍搓搓，年節節高，大人添福壽伲仔」。

。紅紅水黨菊。排排兄姊哥歲數多搓糖蓋閩俗團聚意思，以表當時之遺傳俗，重團結保守，而無向外發展之對於家族觀念的深刻。

(八) 麥龜勺——「龜龜勺，勺龜龜，糖養豬，米養仔，有勺養鴨姆，鴨姆生蛋還主人……」

自耕自足、自蓄自供，對民保守生活之流風可見。

(九) 南尾星——「……涼棚厝，織縷布。織跪匹？織五四。一匹青，送先生。一匹黃，送大王。一匹烏送姑夫。一匹紅，送丈汎……」

織織為衣並及親族往民生活禮讓之風可見。

(十) 祭灶祭葫蘆——「…灶公上天講好話，灶媽落地保護奴保護奴爹務錢趁；保護奴奶福壽長；保護奴兄討兄嫂；保護奴弟討弟妹；保護奴嫂半盲腹老疼，臨盆產下小孩兒」。

禱神以祈福。每為原始民族之一種迷信觀念，觀其祈福不為已而為全家，可見民族性上對於家庭觀念的強重。

(十一) 正月爿——「正月爿，爪子壳丟門前。二月爿，插楊柳滿厝前。三月爿，懿旨菜黨門前。四月爿，採蓮鼓滿街前。五月爿，龍船鼓滿江前。六月爿，拗傘仔分稻爿。七月爿

(8) 自福州歌謠中找出福建原始民族文化之社會制度形式

，燒紙衣分鴨昇。八月昇，起塔仔
砌瓦昇。九月昇，放紙鵝滿滿天昇。
十月昇，迎城隍滿街行。十一月
昇，搓丸仔貼門前。十二月昇，剖
豬仔分豬昇」。

本篇為一幅往民風俗文化寫照，可
見其當時社會上一切風俗制度，對
于耕種，集會，祭祖，迎神，以及
避災，禳福，一個整個之社會風俗
文物制度之概況。

(十二)拉屎文文——「拉屎文文，保護
門輪，門輪富貴，保護門嘴。門嘴
築牆，保護諸娘。……」

本篇保守之態可掬，以想見往民之
對於保守觀念以強固。

(十三)日頭落山——「日頭落山，我妹
後生；欲食白米，等哥去擔。欲食
海味，灘前花班……」

本篇可想見往民之漁樵生活，以及
男女間之溫柔性質。

(十四)石條手巾縛在身——「石條手巾
縛在身，朋友兄弟勸討親三隻諸娘
揀一隻，養男育女傳香煙」。

本篇傳宗接種為惟之往民最重要之
家族觀念表現。

(十五)快去傳鑼——「快去傳鑼，賊仔
梨鑼；這石村走鞋靠，許石村甘伊
枷樟」附註「枷樟」死也

本篇可見往民之連村自治守望相助
之遺制。

(十六)伊講我偷裙——「伊講我偷裙，
我講伊拍仔，現在你使辨請汝靠見
族長公」

本篇可見當時之家族中族長的權威
與裁判的力量。

(十七)爭洲田——「爭洲田，大家昂昂
騰，搬出族譜看，知你住在前」。

本篇可想見往民之土地公有，而承
認其現役所有權，誰在那裏先住，
即歸誰的約法。

(十八)天光去南嶼——「天光去南嶼，
將碗去換箸。……」

本篇可想見往民之原始互市交易之
風氣。

(十九)找務米——「找務米，汝務魚，
對跳你推辭，大家齊合式毛夠下日
與汝除。……」

本篇亦可想見原始交易的形式，日
中為市各得其所之遺風。

(二十)橄欖青青——「橄欖青青，對面
堆三，假使汝哺直，藍布快去担」。

本篇亦係原始交易賣買的方式，以
衣換食的互市情況。

最後，我們相信此等無紀載的過去
瑣屑遺留物中所保存社會史實實在不少
他們能反映出舊日原始社會的生活的全
部不平凡的時代社會性假使我們能切實
在質的方面追討那許多歌謠就是所謂「
甲壳文學」。

福州歌謠六首

鄭仲孚

(1)

二其姊妹去讀書，金被銀被包禮書，
諸般閒架便禮了，剝向郎龍討田租；
郎龍問仔正希奇，汝奶當初世毛梨，
藍布衫裙青布褲，頭梳篦梳礪袋梨；
汝姊做着八角樓，四匹紅綵縛轎頭，
四隻皮箱四隻架，今日毛鏡水梳頭；
水禮梳頭水禮光，水禮圖粉岸岸先，
水禮載花真戰戰，水禮畫眉仍灣灣；
薩尾陶杖柏老倌。

註：

金被銀被——男女訂婚之時，用禮書大
帖，以紅毡包着，即謂之
金被銀被。

閒架——女子粧盒之稱。
梨——來之意。八角樓——地名。
毛——無之意。
水梳頭——以水爲鏡。圖——抹之意。
真戰戰——光耀之意。
老倌——丈夫之父。

(2)

達達龐，達達龐，初一早，趨起梨，
紅綵紗羅搬出梨。
依奶奶！姊夫梨。我伲婿，十六官，今
旦去謐面只青！應該早頭昧食早，趕緊
起火煮粉干。省省蹄科砌二塊，多謝爹
，多謝奶，今旦外甥都好愛。

註：達達龐——鑼鼓之聲。伲婿
——女之夫。
十六官——女婿在家排行之
稱呼。

去謐面只青——此係問辭：

「面色何故青白」
省省——不肥之肉。炮——
載覆也。

(3)

樓頂點火樓下紅，伲婿寄批去丈人，
丈人丈奶多多病，吩咐細姨毛去做別仇
姊夫講話正糊塗，當初討姊毛討奴，
禮書大帖請出看，十姊名字你忘是奴。

註：樓頂——樓上。批——書信。
丈人丈奶——(妻之父母
即岳父母)。
細姨——妻之妹。糊塗——
不顧事實。十姊——姊之稱
呼。

(4)

龔龔灼，灼龔龔，糠養豬，米養人。
有節養鴨姆，鴨姆生蛋養主仇；
主仇毛着厝，騎牛騎馬去祭墓；
墓仪鹹，跋落田，田毛水，客着魚一尾。
頭貢糟，尾貢醋，食着目睭紅怒
(日惡切)怒！

註：龔——磨米之動作。灼——栗。
有節——有粟。鹹——高之
貌。
跋落——跌下之意。客着一
拾得。貢——煮法之一種。
目睭紅怒——眼睛紅貌。

(10) 福州情歌四首(附譜)

(5)

一粒手紡金籃籃，做佢媳婦也艱難
，盆懷鹹，灶仗鹹，磚鍋鉢仔破
二爿！

一碗芫菜三般煮，仗經仗煮仗做鑄
。
故是池邊鯽魚仔，清水流蕩客遊兒
。

註：芫菜——普通菜名一種。繩——
水開時，將菜放下，即取起，謂
之繩。鑄——素食。
客遊兒——遊人。

(6)

真烏仔，啄春戶，
姑吓姑，快去做新仗，
嫂吓嫂，快去煮點心；
乞姑食飽就起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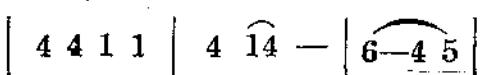
上轎小仔仔，下轎一官娘，
金鼓你毛吹，莽吹莽淒涼。

註：春戶——春米用之石臼。新
仗——女子出嫁之稱小仔仔
——女子之稱。一官娘——
一品夫人。
莽吹——愈吹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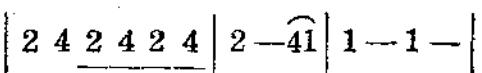
福州情歌四首(附譜)

愛斯齡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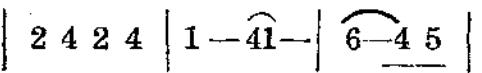
C調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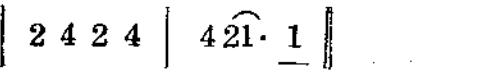
1. 一隻肚鹹 四角 牽



我妹毛病毛程 將換秤



務病務程 共哥 講呢



等哥俤城 請醫生

2. 一粒橄欖丟過溪，

對面伊妹是奴妻，

金鼓花轎定禮了，

是哥毛錢放禮，

3. 一兜松柏掛燈籠，

毛名毛姓罵俤公。

茶帶共汝爺表兄弟
怀是Sáék爛掌見汝大仇。

註：

毛程——沒有痛

秤——呻吟聲

俤城——入城

丟——擲

定禮——早定好

禮——延期

一兜——一株

俤仇——誰

茶帶——因為

肚鹹——包肚子的四角布

Sáék爛掌——打你二大掌

4. 一答一問：

問——希奇也希奇，

十七十八留齊媚，

十七十八昧做嫁

手抱孩兒係仇其？
答——對面依嫂嘴生瘡，
問我者話罪難當，
我厝也有兄共嫂，
手抱孩兒是我孫。

註：

留齊媚——額上的頭髮。
昧做嫁——未出嫁。
係仇其——誰的。
者話——這話。
厝——家。

◎ ◎ ◎ ◎

福州童謡二十一首

邱清濂女士

1. 祭灶童謡

祭灶祭葫蘆，金金赤赤銅香爐。
元寶是奴(我)打，定庫(冥錢)是奴
糊(貼)
灶公上天講好話，灶媽(妻)落地保
護奴。

2. 冬節糰

搓圓擬搓毬)一直搓)
年年冬節搓，紅紅水黨菊，排排兄
弟哥，
大人增福壽
伲仔(子孩)年歲多

3. 放紙鳶

風透透(風大)請公請媽來食罩(午飯)
風急急請公請媽來食桔

4. 夕陽下山

日頭落山赤赤紅
老爺出票去拿仄(人也)
拿係仇？(誰人)
拿呆仇

5. 賊貪吃歌

貪食婆，八十四。
仄(又是)毛(沒)食，仄受氣。

6. 小孩站陣歌

四柱四欄杆，孩兒泊牡丹

嘴唱犀牛曲，美女去和番

7. 田家的童謡

碧粟脾蒲(碧聲也)割草養牛
牛特生仔(子也)掏錢還奴(我也)

7. 嘲笑曲蹄(船戶族)曲

一粒橄欖丟(投去)過坑

曲蹄也想做先生

手拈(握也)筆仔(子，小也)斗斗戰
賣(不能也)寫三字賣燕山

8. 論鄉下人作老爹

搖船，搖船陣，昌黎做老爹

紗帽乞汝(你)戴，圓領乞汝車(披肩)

少爺去擔(挑)糞，少姐去踏車(水車)

仇客(客人)廳中漢(賀)恭喜

奶奶故(仍)着(在)後門禮(那裏)洗
腳(脚)

10. 挺功

挺功挺功勞，

牙箸夾青蛾(蚌)

油貓咬老鼠

拿着(捉到)就是汝(你)

11. 雞停停

雞停停，雞啄啄，

(12) 福州童謡二十一首

- 雞公去犁田，雞媽去拾餅（攜飯）
傭僕（誰人）（摺折）我雞胶（脚）
共伊（對他）冤家（詛罵）
- 12 玩臂手謠
大毛（母指）竹營（食指）中指
毛名（無名指）尾猪（小指）拔骨（拉
骨出來）
蚶（手背骨凸處）壑（手面凹處）
一寸二寸（小臂）
老鼠仔（臂多處）去睷
- 13 紅蟻（蟻螞）
紅蟻公 紅蟻婆
三盤果子二盤桃
早梨（來也）務（有東西）唔（遲也）來
毛（沒有）
- 14 搖眠歌
眠眠睷 睷眠眠
眠眠睷睷透天明
賊公賊婆汝（你）快去（走開）
眠公眠婆汝快來
- 15 新娘歌
月照古城中
京鼓來催粧
肉糕泡（攪着）拔麵
韭菜泡肉湯
扛轎趕趕扛
扛至仇厝（屋）大廳中
大伯問奴（我）傭僕（誰人）仔（兒女）
奴是王主諸娘（女）孫
- 16 老鴉叫（即烏鴉）
老鴉叫， 叫的好，
東進財， 西進寶，
- 老鴉敘敘（鴉聲調也）叫，
主人拾錢票。
- 17 女子出閣
征鳥仔（雀）啄春臼。
姑吓，姑，快去做新婦。
嫂吓，快嫂，去煮點心。
姑伶（今）一食（食完）就起身。
京鼓，汝莫吹。莽吹莽（愈增）悽涼。
上轎少娘仔（閨女）
下轎一官娘（作人妻之謂）
- 18 十二題
一，汝哥 二，汝嫂，
三，教授（輾轉）四，跋倒，
五，掘起（站起）六，就好，
七，香線 八，元寶，
九，真珠 十，瑪瑙，
十一，金雞角（雄雞）十二，金雞脚，
- 19 婢女
亦五，亦五，（女名）偷食豬肚
豬肚板轉裏（翻亂去）
亦五拍半死
- 20 婢女
紅目乾， 挑（提）豬肚，
食仅毛（並無），拍仅務（還須打）
- 21 貧家婦
月光光 照田螺（女名）
田螺做新婦。
做冬那（何地）？做下渡（地名）
禮錢（聘金）十八塊（元）
諸毛（一切莊產）都着務（應須備）
世毛（何物）配，（肴饌）？
蝦滷（蝦苗子）土苗（小蝦類）。

永泰歌謠十四首

陳瀛

(1)

真鳥仔琢瓦墘，

奴哥出去好聽錢。

船頭載白米，

船尾載銀錢，

中間一粒真珠寶，

奴哥快活千萬年。

註：真鳥仔，鵝駒也。

奴，我也。

好聽錢，容易嫌錢也。

(2)

手拈鼓仔響叮鐺，擔花入客棹條坐，等奴掏裡去掏茶烟。

註：鼓仔，小鼓也。

入客，客人也。

教，到也。

棹條，長棹也。

奴，我也。

裡去，走進也。

掏，拿也。

(3)

日頭落山假山欺，灶下毛柴燒竹絲，釜裏毛米煮務節，三頓毛食餌唱詩。

註：假山欺，斜也。

毛，無也。

務，有也。

餌，能也。

(4)

一粒橄欖丟落土，係汝許大去

看牛，一日賣搥半管米，故好替奴倒屎壺。

註：係，弟也。

許大，這末大。

賣，不能也。

搥，得也。

故好，還好。

奴，我。

(5)

一把白扇倚茯蓆，客調朋友一大帮，錢掏十二食鴉片，一人一度天就光。

註：客調，盤桓也。

一大帮，好多人。

掏，拿出。

一度，一次。

(6)

薑薑粟，
粟薑薑，
糠養豬，米養人，粟頭養鴨鵝，
鴨鵝生蛋填主人。

註：人也。

粟頭，粟未去穀者。

填，還也。

(7)

薑粟皮，割干養牛，牛生仔，賣錢給奴。

註：皮，聲音。

干，草類牛食料。

仔，子。

奴，我。

(8)

哥○共妹約月出○梨；月○膽出了
哥○味梨；○任是妹家月出早；便是哥
家月出遲；不論出遲共出早；總是○奴
哥○毛想梨；記得當初味討嫂；三十毛
月哥也梨。

註：○共，與也。

○梨，來也。

○膽，今也。

○味，未也。

○任，不也。

○奴，我也。

○毛，無也。

(9)

天光到晚心不安，○做入媳婦○盡
艱難，一把韭菜三碗煮，○仅○空，仅
煮仅○做生，釜○伶仅○爻，灶仅○爻，
一塊磁鉢破二，姑伶○怀通○正，爹奶
講，等哥回轉買鉢○壞。

註：○做入媳婦，嫁給人家做媳婦

。

○盡艱難，很吃虧。

○仅，又也。

○空，烹飪的一種方法。

○做生，生食。

○伶，語助詞。

○爻，高也。

○怀通，不可也。

○正，告訴。

○壞，還也。

(10)

姨呀姨，鴨蛋煎螃蟹，○今晡食一
頓，○明旦○怀通梨，前門○光，後門
○梨。

註：○今晡，今晚。

○明旦，明日也。

○怀通梨，都不要來也。

○光，關也。

○梨，來也。

(11)

青葉白菜都是菜；哥去古田賣茶菜
；哥去三年○味回轉，害妹一○哺○困
○賣着。

註：○味，未也。

○哺，夜也。

○困，睡也。

○賣，不也。

(12)

一粒橄欖○去過溪；對面表姊是○
奴妻；時辰日字都揀了：是奴○毛錢○
放禮挨。

註：○去，擲也。

○奴，我也。

○毛，無也。

○放禮挨，耽擱也。

(13)

五呀五，○做下路，○仅毛，○拍
仅務，○伶蕃薯頭，○配鹽○路

註：○做，嫁也。

○仅毛，吃又沒有東西吃。

○拍仅務，又要被人打。

○伶，食也。

○配，佐膳也。

○路，汗也。

(14)

○真鳥仔○撲律食，下○厝婆婆○
做生日，○務請伊，○毛請○奴，○害
奴梳頭縛髮，等半日。

註：
 ①真鳥仔，屎坑雀也。
 ②撲律，振翼也。
 ③厝，宅也。
 ④歲，慶祝也。

⑤毛，無也。
 ⑥奴，我也。
 ⑦害，對不住也。
 ○ ○ ○ ○

莆 田 風 俗 斷 片

上里村人

(一)

我遍行閩南北，見女子出嫁時，所坐之轎，其樣式無如莆田之特別者。此轎全爲木製，髹以紅色，名曰「紅轎」。轎門緊閉，密不通風，加以涕淚之氛圍氣，臭不可當。據謂，此式之轎，乃唐江梅妃（莆田江東村人）被選入京時所坐，至今沿用。女子出嫁，亦以坐此轎爲榮。

(二)

莆田風俗，家中若有人死，必先查春牛圖（日曆一種），若該日爲「重喪日」，即不敢舉哀。若妄行舉哀，家中必有人再死，因該日日神能致重喪故！又莆人多聚族而居，一座之屋，住居數十家，若堂上有喪，服未滿，而他家之人繼死，一族之人，必共去其喪。不然，則一族之人，必相繼以死。

(三)

莆田城外婦女，（城內昔年亦然，今已摩登化。）春秋冬三季，均穿純紅色衣。因自己家中及親友所有喜事，（謝恩，拜讖，結婚，祝壽等。）多在此三季舉行，婦女穿紅，即是家中吉祥之象徵，且能化凶爲吉。惟孀居婦人，禁止穿紅，故每於鄉下宴會及演戲時，遇有黑衣婦，即可知其爲無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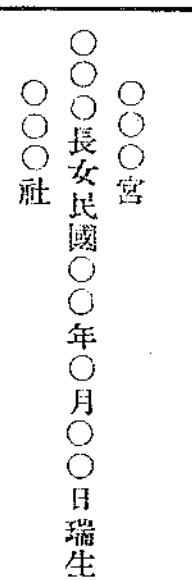
(四)

莆人葬親於墓必爲立碑其式如下：

父母死後，必爲立旌於喪室，其式如下：

| | |
|-----------------------------|-------|
| 國 | 民 |
| ○○大學文學士 | 淑配○夫人 |
| ○○○○先生暨 | 壽 |
| 側室○ | 氏 |
| 國 | 民 |
| 遜清賜進士出身卽授○○省○○縣知縣○○○先生元配○夫人 | 靈 |
| 位 | |

其字爲三與四之公倍數加一，因寫完後，必數以「生順死安」「興旺衰」。末了一字，須在「生」與「興」之數才好。女子出嫁，年庚必寫雙數。其式如下：



(五)

莆田女子，年既及笄，如身上有何痛苦，均以爲「新娘」（絕嗣女鬼）作祟。即須前往「看市」。問以誰氏「新娘」「討食」，回家，設其神位于閨房，出嫁時亦須帶往男家。

(六)

「廠亡」之風，蒲中甚盛。無論夫失妻，妻失夫，皆可請女術士招致亡魂，前來對話，敘述冥間生活狀況。惟常太一區，男人不能直接前往「廠亡」。據云：前年有一中年秀才，不幸失偶，亦前往「廠亡」，談話至情意親密時，秀才忘

其爲女術，竟認爲其妻再生，上前擁抱。其夫見之，大怒，爭執不已，訴諸縣官，官以情有可諒，但出示此後禁止男子「廠亡」，故今日常太一區，男子不得「廠亡」。

（莆田有一種女性術士，自稱有「舍仔人」之神投宿其身，能轉請「舍人仔」招致亡魂，亦能言人疾病運氣等。莆人稱問病爲「看市」，請招致亡魂爲「廠亡」。）

(七)

莆陽風俗，葬親入山，家人必帶一有葉的樹枝回家，名叫「帶青」。據說此例始於一個窮秀才，姓周（？）名青。這位窮秀，盼望功名早日得意，時往神廟祈禱。一日至九鯉湖，求夢於何氏九仙，睡眼矇矓中，見何仙告以『「闔堂後」（正寢）出青，功名得意。』不久，舉行秋闈，青丁父艱，不得應考，悶坐家中。後來葬父入山，折一有葉樹枝還家，放於喪堂正寢。正好有一個古田縣秀才亦名周青，赴省應考，及出榜，寫榜人誤寫古田爲莆田。莆田周青，靜坐在家，得一舉人。故莆人以爲「帶青」爲一吉祥之預兆云。

◎ ◎ ◎ ◎

陽氣發處，
精神一到，
金石亦透；
何事不成。

——朱熹

上海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所見福建方志

金 雲 銘

福建方志，以歷年匪患兵燹，磨滅殆盡，幸得流傳者，時至今日，已稀如星鳳矣。余此次藉參觀國內圖書館之便，得至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一見其秘藏，該樓全部藏書，於中國文化上有保存之功者，厥為各省地方志，計共二千餘部。福建佔五十餘部，乃窮其半日之力，鈔錄其目以饗閱者。

福建通志五十六卷，雍正刊本，計四十八冊。

福建通志，楊廷璋修，乾隆三十四年刊(1769)，計四十冊。

福建通志二百七十八卷，吳棠等修，同治七年(1868)刊，計九十八冊。

福州府志七十六卷徐景熹等修，乾隆十九年(1754)刊，計四十冊。

古田縣志八卷，辛竟可修，乾隆十六年(1751)刊，計八冊。

長樂縣志，文煜等修，同治九年(1870)刊本，計十冊。

羅源縣志三十卷，孫爾準修，道光十一年(1831)刊，計十二冊。

永福縣志十卷，乾隆十四年，陳焱等修，計四冊。

永福縣志十二卷，董秉清修，民國八年(1919)刊，計八冊。

福清縣志二十卷，饒安鼎修，乾隆十二年刊，同治六年補刊十二冊。

泉州府志七十六卷，懷陰布等修，乾隆廿八年修，同治九年重刊，四十八冊。

惠安縣志三十六卷，吳裕仁修，嘉慶八年(1803)刊，計八冊。

同安縣志三十卷，吳堂等修，嘉慶三年修，光緒十二年重刊，計十二冊。

廈門廳志十六卷，周鼎撰，道光十九年(1839)刊，計九冊。

馬巷廳志十八卷，萬友正修，乾隆四十一年修，光緒十九年重刊，計八冊。

建安縣志十卷，崔銑等刊，康熙五十二年(1713)刊本，計八冊。

甌寧縣志十三卷，鄧其文修，康熙三十三年(1694)刊，計六冊。

建甌縣志，三十七卷，蔡振堅等修，民十八年刊本，計十二冊。

建陽縣志十二卷，趙模等撰，民十八(1929)刊本，計十二冊。

浦城縣志四十二卷，翁天祐修，光緒二十六年(1900)刊，二十冊。

政和縣志三十五卷，李熙等，民國八年刊(1919)，計十二冊。

延平府志四十六卷，孫孝倫等修，乾隆三十年(1765)刊，計二十四冊。

南平總志二十八卷，楊桂森等修，嘉慶十五年刊(1810)，計二十四冊。

沙縣志十二卷，梁伯蔭等撰，民國十七年(1928)刊，計十二冊。

順昌縣志十卷，陸嗣淵等修，道光十二年刊，光緒七年重刊，計四冊。

汀洲府志四十五卷，喀爾吉善等纂，乾隆十七年修，同治六年重刊，計三十二

- 冊。
- 長汀縣志三十三卷，劉國光修，光緒五年刊(1879)，內抄補二冊，計共八冊。
- 寧化縣志七卷，李元仲修，康熙二十三年刊，同治八年重刊，計八冊。
- 上杭縣志十二卷，喀爾吉善等，撰乾隆二十五年刊，同治三年重刊，七冊。
- 興化府志五十四卷，周英等修，弘治十六年刊，同治十年重刊，二十四冊。
- 莆田縣志五十四冊，宮兆麟修，乾隆二十三年刊，同治十年重刊，二十四冊。
- 仙遊縣志五十三卷，林奮等撰，乾隆三十六年修，同治十二年重刊，十四冊。
- 邵武府志二十四卷，張鳳孫等，乾隆二十五年(1760)刊，十二冊。
- 邵武府志又一部，光緒二十四年刊本。
- 建寧縣志二十六卷，錢江等纂，民國八年(1919)刊本，計十二冊。
- 漳州府志五十卷，陳鴻翊修，光緒四年(1878)刊本，三十二冊。
- 漳州府志又一部，嘉慶補刊本。
- 龍溪縣志二十四卷，楊景素等，乾隆二十七年刊，緒五年增補，計十二冊。
- 漳浦縣志二十卷，林登虎等，康熙三十九年(1700)刊，計二十冊。
- 長泰縣志十二卷，張懋建等，民二十一年刊，計六冊。
- 平和縣志十二卷，李鋐等修，康熙五十八年刊，光緒十五年重刊，十二冊。
- 詔安縣志十二卷，秦炯，康熙三十三年(1649)刊，計四冊。
- 海澄縣志二十四卷，陳鍥等修，乾隆二十七年(1762)刊，計十冊。
- 福寧府志四十四卷，朱珪等，乾隆二十七年刊，光緒六年重刊，十二冊。
- 霞浦縣志四十卷，徐友梧等，民十八刊本，計八冊。
- 福安縣志二十六卷，侯謹度等修，乾隆四十八年刊，計八冊。
- 福安縣志三十八卷，張景祁修，光緒十五年刊，計六冊。
- 寧德縣志十卷，盧建其等，乾隆四十六年(1781)刊，計六冊。
- 永春直隸州志，十八刊，鄭一崧修，乾隆五十二年(1747)刊，八冊。
- 龍巖直隸州志三十二卷，彭衍堂修，道光十五年刊光緒十六年重刊，三十六冊。
- 龍巖縣志三十七卷，陳不顯撰，民國九年刊本，計十冊。
- 漳平縣志十卷，蔡世緩纂，道光十年刊(1830)，計六冊。
- 臺灣府志二十六卷，覺羅四明等，乾隆二十五年(1760)刊，計八冊。
- 淡水廳志十六卷，黎兆棠修，同治十年(1871)刊，計十二冊。
- 侯官鄉土志八卷，清呂渭英修，計四冊。

閩江之內河交通

張安福

閩江全流共一千三百里，閩四流之中此爲最長，流匯福建舊時數府屬之境。其上流大別有三：(一)北源建溪是也，建溪上源復可分爲東溪西溪之二，實匯注武夷仙霞諸水南行。(二)西北源富屯溪是也，其源自贛界來，至順昌與將樂溪相合，將樂溪者亦自贛界大杉嶺之麓發源者也。(三)西南源沙溪是也，沙溪上流，依數源之合匯，至沙溪口與富屯溪合，又三十餘里至南平，建溪亦來匯之，遂成閩江本流以出海口。此外尤溪，古田溪，大漳溪，各小水爲其支流，而閩江之口，有福州城市之勝，長門五虎之塞，今爲沿海一帶軍事上之要地。且地方物產亦繁，經濟之關係殊爲不小。要之上游以物力勝，下游以交通便利勝也。

現時海船投錨地在閩江下流之羅星塔，離海約三十英里，俗呼馬尾，其地低潮時尚維持水深十一英尺，至高潮時則有二十五英尺，外口介在萬山夾峙之中，形勢雖佳，而從來爲交通之阻，蓋水道多狹，非精熟者不易行也。羅星塔距福州約九英里，有南台在省城之前方，以此島之阻，遂形成爲南北水道，北水道較深，可通小輪，南水道爲內江民船往來之道，中山先生所定福州新港之計劃，主閉塞北水道，而改良南水道，則閩江上段亦盡可能之力，予以改良以供內地水運之用，自羅星塔以至於海，

均就必需範圍以整理之，以成深達三十英尺之水道，而入於海，俾福州成爲東南兩大港中間一寄港地，實偉論也。

昔時改修閩江之議，屢傳播矣，荷蘭技師曾經詳細調查，謂福州港及羅星塔錨地，可維持至低水時有十英尺水深，適當之程度，蓋以內河輪船具有九英尺之吃水者已足爲沿岸適當之船，其他不廢民船而設曳船以助運轉，亦善法也。羅星塔錨地得有低水十英尺之水深，則高水之時，凡吃水十六英尺以下之輪船，可利用高潮每日進出二次，其水道之寬，則必須浚改爲三百英尺以上，經費九十萬元，三年間可以竣工，此說業經審查，試行着手，但調查不確之點，已多發現，此與中山先生之計畫比較不啻小巫之見大巫，蓋規模太小，且專就經費之點立論之，據一般之見，福州馬尾之間，下潮之時到處均有十三英尺水深，若依原計畫改寬河幅，或恐水深亦受影響，但該技師之意見只以下潮十英尺爲度，故不以爲意也。當時一般人意見，尚有主張使中號輪船直達南台島之主張，此節亦該技師調查中所着目者。其實福州新港，確在馬尾爲宜，其地價較廉，於施行設備爲便也，如是則馬尾以至省城之間，沿岸皆可立成繁榮之壤，於開發民間經濟上，亦多推助之力，省城任其爲政治中心，固不必與港場相混合也。

閩江上流各水系灘險甚多，自水口以至浦城向稱有三百灘，然北源之上流，實與甌江上流密相接合，海運未開以前，爲閩浙兩省交通要途，惟惜交通頗不便耳，北源之東溪自政和上行約廿里，民船積載在二三十擔以下，可以溯行，更上流則惟通筏，而運貨不便，其自松溪以上亦然，此流水流不急，灘亦甚少，建寧行至西津，上航五日，下航二日可達，其細小水流，依潮行動不能以日計也，又西溪，爲浦溪，及崇安溪之二，均爲通入江西之要道，浦城建寧之間，共三百里，通麻雀船載量小者二三十擔，大者四五十擔，上航九日，下航三日，減水季節須各增兩日日程，至通達甌江上流，雖水源密接，而水上交通不良，例皆從陸路而通，又浦溪上流，去錢塘江上流亦近，自浦城陸行至江山湊，可經金華水路以赴杭州，或更轉赴玉山可入贛北，故浦城一地古爲閩浙贛三省之通衝，至今商況尤盛也。行崇安縣者，建寧建陽間凡一百十里，可通大號民船，載量至一二萬斤，惟建陽至崇安間，則規模亦小，唯能通運小船而已，自建寧以下至延平間，大灘列峙，水流極急雖從來爲行旅之畏途，然河底殊深，大船可以來往，雖萬斤船積亦不難通行也。

富屯溪上源，有東溪西溪之二，會於光澤，初名杭川，以下下流，舟利良好，光澤以上則唯通木筏，順昌下流之洋口，爲閩江上流之重要商業地，與福州間在接，貿易極爲盛行，洋口光澤

間三百二十里，上航十日，下航半之，此流亦由閩通贛之要道，故雖山徑崎嶇，水量不多，而小民船之來往，亦多載重要物產而行，光澤間商況之盛，實由於天然地位造就之也，洋口一處尤爲收納將樂溪產物之市場，故向爲延平物資集散地，延平雖總握閩江三源之總匯而不及光澤與洋口之重要也。

沙溪上中流舟利不大，惟小船可通，自沙縣至沙溪口，方通大號民船，沙縣至永安間，亦僅通中號民船而已，沙縣之達福州，上航九日，下航四日，此外有永安通寧洋之小水路，舟利亦極小耳。

尤溪水流頗急，舟行危險，僅自尤溪以下至江口二百里可通民船，地面產殊不甚多而為重要之水流也。

閩江本流自延平至水口，灘險亦多，民船屢遭於難，其來往之大船爲雞公船麻雀船等，水口至福州約二百里，閩江河幅至此始廣，至閩清附近，有達一千二百英尺者，水流平坦，小輪可以往來，航行僅數小時耳。

福州下流至江口三十四英里，中間有南台島阻之，由南台島以下更二十五英里，即至海口，此處除海舶出入，以羅星塔爲限外，其他大小民船莫不通行便利，海口之琯頭，爲昔時之泊船場，今其地衰替，改爲小規模漁業之港。羅星塔因馬江造船廠之設立，港內極便寄船，故爲五十年來城內外海舶之來往地。其附近長樂潭頭，尚幹，長門，洪山橋等地皆有小輪船航行於其間，亦爲閩

民船之寄船處也。

此外以福州爲中心，更與內外海口通航，北至上海南至廈門，汕頭香港，東至基隆，附近至三都澳興化泉州皆有大小輪船運輸客貨，交通尚稱便利。茲將本埠與外地之水路交通里數以及民船種類，閩江航程日數種種列表如下以供參攷。

福州上游之民船

(一)江西船 此船船夫皆江西人，性剽悍，掠財害命，盜運私鹽之事時有所聞。大別爲刀子船，雞公船，十金標三種，刀子船運貨可達百担，雞公船七八十擔，十金標不過三四十擔。刀子船航行省城延平洋口，建寧，汀洲各地，雞公船航行延平邵武光澤之間，船夫不過三四人速度極慢。

(二)福州船 大者爲閩船可運四五百擔左右舟子一船多至二十餘人航行甚速，爲一般商人所歡迎。小者爲墟船，可運重二百擔，再小者爲三板可運重四五十擔。

(三)麻雀船 由省城至邵武九百餘里間，運米下游，運鹽上游，多係此船，其運量由十擔至四五百擔不等，常聯合十數艘羣行。

福州下游之民船

(一)洋駁 運送貨物在福州馬尾間，其運量在五十噸至一百噸。

(二)小駁 比舢舨較大，運量十五噸至二十噸亦往來福州馬尾間。

(三)舢舨 多爲運客往來福州馬尾之用，藉風帆送船。

(四)鼠船 即普通行船蠻婦用櫂運

駛，有時亦能用帆。

戎克船

爲海洋中運行之民船，其種類因所屬地而別，大約分爲下列四種。

| 種類 | 泉州船 | 山東船 | 寧波船 | 台灣船 |
|-----|-------|-------|-------|------|
| 船長 | 四五丈 | 八九丈 | 八九丈 | 六七丈 |
| 船幅 | 一丈餘 | 二三丈 | 二三丈 | 一丈五 |
| 吃水 | 五六尺 | 一丈 | 一丈 | 一丈 |
| 積載量 | 七八十萬斤 | 四五十萬斤 | 四五十萬斤 | 三十萬斤 |
| 隻數 | 四五十隻 | 二三十隻 | 七八十隻 | 十七八隻 |

此船因構造之不同，名稱亦有區別。

(一)烏槽 爲戎克船中最大者，常往來於上海，天津，牛莊，芝罘各地，多爲寧波人所有。

(二)艇仔 底深航行不適，然速度大。

(三)舡鏡 常往來於福州台灣各地，捕魚及運貨。

(四)四角頭 比烏槽較小。

此種船之航路，

(一)福州寧波間 路多白底大小不一，其所運之物，往者爲薪紙等，來者

(22) 閩江之內河交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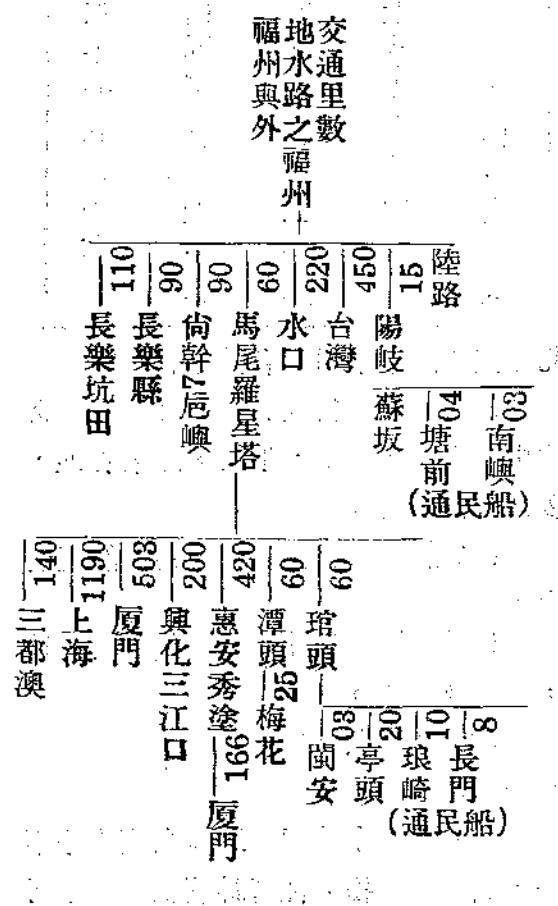
爲鹽魚等，一船每回交易所得利五千元或至一萬元。

(二)福州上海間 運往者爲木材，木板，紙葉物等，運回者爲米豆綿等。

(三)福州興化間 運往者爲薪紙筍茶，運回者爲青鹽一年出入約二百回。

(四)福州天津牛莊及山東間 一年出入百二三十次，運往者爲紙筍薪，運回者爲豆瓜子山東粉等。

(五)福州台灣間 一月來往五六次，運往者爲筍茶油粃，運回者爲砂糖樟腦石炭鐵草片。航行日數順風二三日到基隆無風四五日。此外泉州東沖沙程等亦有此船來往。



| 閩江交通一覽 | |
|---------|---------|
| 水口以上通民船 | 水口以下通輪船 |
| 古田 | 閩清 |
| 建甌 | 白沙 |
| 水吉 | 竹歧 |
| 建陽 | 柑蔗 |
| 崇安 | 侯官市 |
| 浦城 | 連城 |
| 松溪 | 寧化 |
| 邵武 | 光澤 |
| 順昌 | 永安 |
| 120 | 30 |
| 120 | 170 |
| 160 | 340 |
| 120 | 160 |
| 180 | 210 |
| 40 | 80 |
| 120 | 120 |
| 120 | 120 |
| 160 | 160 |
| 30 | 30 |
| 170 | 340 |
| 15 | 15 |
| 20 | 20 |
| 20 | 20 |
| 15 | 15 |
| 20 | 20 |
| 洪山橋 | 洪山橋 |

閩江航程日數

| | 上航日數 | 下航日數 |
|-------|------|------|
| 省城—水口 | 三日 | 二日 |
| 水口—古田 | 二日 | 半日 |
| 延平—省城 | 七日 | 三日 |
| 延平—建寧 | 二日 | 一日 |
| 黃田—水口 | 一日 | 半日 |
| 洋口—順昌 | 六小時 | 二小時半 |
| 洋口—將樂 | 三日 | 一日 |
| 洋口—邵武 | 五至七日 | 三日 |
| 洋口—拿口 | 三日 | 二日 |
| 洋口—光澤 | 七至十日 | 三至四日 |
| 洋口—福州 | 九日 | 四日 |
| 洋口—延平 | | |
| 洋口—泰寧 | | |
| 洋口—建寧 | 七日 | 四日 |
| 建寧—政利 | 五日 | 二日 |
| 建寧—浦城 | 六日 | 二日 |
| 建寧—崇安 | 九日 | 三日 |
| 建寧—建陽 | 八日 | 三日 |
| 建寧—崇安 | 八日 | 三日 |

福州之鱗魚

甘 景 鑄

福州市上最常見的鱗科魚類，有好幾種；依明屠本畯的閩中海錯毓；毓說：有鱸鯉，(按即鱈)水蓋，斑車，黃貂，黑鯉五種。俗呼鰐魚。尤常見的為水蓋，黃貂兩種。水蓋，體黑而大；重數百斤。黃貂體小味美；魚肝尤可口，且有豐富的油儲量，從營養化學觀點上說起來；自然比水蓋，俗呼木鯉，有價值。我現在就畧舉地，述一點榕產的黃貂魚。

種類——黃貂魚，屬橫口亞綱，(即板鰓亞綱)下裂目，赤鯉科。學名為 *Dasyatis akajei*

特徵——體長約一尺許；背面淡黃；帶灰黑；腹面概白；胎生，肉可食，肝可製油。產太平洋沿岸。

魚獲期，及魚獲場——福建產域；有西洋島，苔綠鄉，北菱鄉，黃岐鄉，秀邦鄉，東湧鄉，奇達鄉，社洛，下嶼，北補相島，東礪鄉，橋仔島，鐵拍島，山隴，牛角島。漁獲期，最多量六至十月間；(據中國經濟年鑑)但是，這裏所指的，大約是統指鱗科魚類的捕獲量；福州市上所見的黃鯉，則以三四月為最多。

黃鯉的營養價值——鯉肝含油量極為豐富。而且它的腥臭味，遠遜鱈魚

肝油。據推測，它的脂肪可溶解性(Fat-Soluble)維他命(甲及丁)必極豐富；或許較鱈魚肝油為勝。(作者近方進行以動物飼養，及三氯化錫比色定量法，測定鯉魚肝油中維他命含量。)

作者對於動物常識，極為膚淺；所擬不無錯誤。希讀者賜正為荷，附錄本文參考文獻如下：

- (一)杜亞泉等：動物學大辭典
- (二)S. F. Haxmer, and A. E. Shipley: The Cambridge Natural History Series: Vol. VII. Pisces, etc.
- (三)建霞：本草中的鱗類（自然界六〇六期）
- (四)伍獻文：Notes sur les poissons Mayin Reseueillis (浙江沿海魚類誌畧) — 中央研究院自然歷史博物館叢刊第一卷十一號
- (五)實業部：中國經濟年鑑
- (六)福州鹹鮮魚業之貿易—中外經濟周刊二二七號第廿至廿五頁 (十六年九月三日發行)
- (七)內田清之助：日本動物圖鑑
- (八)屠本畯：閩中海錯毓 (學津討原本)

民廿三十一月三日寫于協大

(24) 福建物產表(菜類)

福建物產表(菜類)

麟 總 郭

福建產物表(蓏類)

郭 舜 麟

| | | | | | |
|--------|--------|-------------|--------|--------|---|
| 物 名 | 土 瓜 | 越 瓜 | 子 瓜 | 莘 匏 | 匏 |
| 產 | 各府皆產 | 產寧稍瓜卽越瓜各屬多產 | 建郡之大洲 | | |
| 地 | | | | | |

洛學道南系的淵源

李兆民

宋學正統派中當推明道伊川爲最純。伊川晚出壽高，不但他哥哥明道的弟子大半歸他一手造成，就是百源涑水橫渠的門人都被他攝收去了。可見洛學也曾經一番小統一時代。程門四先生龜山、上蔡與叔各有所傳，只是龜山一傳爲羅從彥，再傳爲李侗，三傳爲朱熹便集諸儒大成。楊龜山羅從彥李侗都是福建南劍州人，當龜山南歸時明道很得意地對他說：「楊生歸去，吾道南矣。」所以後人稱爲道南系。這是宋朝以來福建文化的大本營。道南系的祖師既是龜山，這裏就研究龜山。楊時字中立號龜山南劍州將樂人，熙寧九年進士，調官不赴，執弟子禮見明道於顯昌。明道歿，又見伊川於洛，龜山年已四十，事伊川愈恭。一日伊川偶瞑坐，龜山與游定夫侍立不去。伊川既覺，門外雪深一尺了。知湖南瀏陽縣，安撫張舜民很敬重他，不以屬吏待他。遭漕使胡師文的嫉妒，把他劾掉。後來舜民入長察院，又保薦他，選荆南教授改知餘杭縣。行政簡易，不爲煩苛，四境綏安。改知蕭山，邑人多畫像敬拜他。提點明道國寧二觀年七十罷詞祿，下野很貧；張舜民在祭京前嘯蘆，召爲祕書郎，遷著作郎。除通英尉說書。欽宗立，命兼國子監祭酒，因劾王安石配享孔子與蔡爾事被議罷職，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高宗卽位

，除工部侍郎。兼侍讀。復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不久致仕。紹興五年四月廿四日卒。年八十三。謚文靖，著有三經義辯，二程粹言，龜山集。龜山學說主知，不重信念，而重理智。他以爲學必從致知至於慮而後得。致知必先格物，格物而後知至，知至纔叫知止。物是宇宙間萬象萬事萬物，格物是研究這一切容觀的東西和理性以及實用。可算自然科學。他的知識論是建造在科學方面的，真正難得。他不但應用主義和墨子相同，也一樣講「親知」，帶經驗論的色彩。同時，從修身推而至於平天下，都以誠意爲主。他說：『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中庸論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誠而已。蓋天下國家之大，未有不誠而能動者也，然而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答學者）證明一切的知識依然是主觀的，都是爲人自己生存享福的道理。一切格物的知，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行，都貫在誠意正心的誠字上。中庸上說「誠者天道也，誠之者人道也。」龜山恐怕也是得仲尼左派的傳授「罕言性與天道」而側重「誠之者」工夫。古人用心理學和生理學作基礎來講人生哲學自是思孟的創見，但是宋儒洛學道南系諸子也曾發揮得特別詳明。龜山說：『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

而皆中節謂之和」學者當于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無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忘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于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照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一人橫行于天下，武王亦不必恥也。故於是四者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夫聖人所謂毋意者豈了然若木石然哉？毋私意而已。誠意固不可無也。他在答李杭書裏面所說的這段話是發表真人生的見解。

鄭 成 功 事 蹟 考

楊 樹 芳

(一) 引言

關於研究鄭成功事蹟之資料，若欲於文籍之中，求其全部真相，實難獲得，其因蓋有三焉：

(一)順康雍間文網太密，自漢晉以來，二千年間，私家史料之缺乏，未有甚於清代者，蓋緣順康雍間，文網太密，史獄屢興，「禁書」及「違礙書」什九屬吏部，故學者咸有戒心。

(二)學者羣趨於攷古 上流人士，萃全力於攷古，以現代事實為不足研究，如此學風如此心理，代代遺傳，專喜擣殘編，不思創垂今錄。（見梁任公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史學章）

(三)考獻之難 老成凋謝，莫可諮詢，巷議街談「事多不實」（連稚堂台灣

他是用生理現象來解釋心理的現象。人的身體既然是血肉組織的，不是木石，生活必求適當。適當是中節，不適當是不中節。喜怒哀樂發和未發也是出乎常識，常識就是粗淺而純正的心理學，正和斯賓塞所定下的通則「心理的生活和生理的生活有同樣主要性質，兩種生活都是要使內部的關係和外部的關係互相適應」相合。九百年前已經這樣思想，那算很不錯了。

龜山是洛學道南系的先河，也是洛學傳統思想的中堅，等到朱熹出來便集中全國的學術思想了。



鄭 成 功 事 蹟 考

通史自序語

如上所述，其搜集材料之難，可以想見。但予不以此而失望，反益增研究之旨趣，何也，以其有重大之價值在焉。余培森明延平王建國史序有云：「痛哉有明之失天下也；滿洲乘釁，入主中原；海內英偉之士，仗義抗顏，隕身絕脰者，何可勝數；卒無救於諸夏之亡。惟延平王鄭成功，銜精衛之石，靡魯陽之戈，起義鷺門，建邦鹿耳；延漢旗國統於海外，幾四十年，寧非吾國之大豪傑乎？嘗謂延平王之事實，有不可湮沒者，厥惟三端：伊川被髮，辛有寒心，延平嚴非種之鋤，抱陸沉之痛，興師北伐，立國東寧，禮前朝之遺老，存漢代之遺冠，是為種族競爭，其不可湮沒者一

也；臺灣舊毗那國，僻在蠻荒，棄同甌脫，延平築路籃縷，以啓山林，驅逐荷蘭，招徠漢旗，俾謀庶富於新闢之邦，是爲殖民之政策，其不可湮沒者二也；亂世奸雄，睥睨天位，帝號自娛，誰能禁之，延平守有明之封爵，爲勝國之忠臣，唐室已亡，尙稱天復之號，義帝已弑，猶興縞素之師，矢志靡他，事君之禮，是爲臣節之堅貞，其不可湮沒者三也。綜此三端均足興起百世，馳譽五洲，於戲盛哉！」

(二)鄭氏世系

(甲)鄭紹祖字象庭娶某氏，生芝龍。

(乙)鄭芝龍娶翁氏，生成功繼娶顏氏，生五子：世忠，世恩，世蔭，世襲，世默。

(丙)鄭成功娶董氏，生子十，經，克聰，克明，克嘗，克智，克寬，克裕，克溫，克柔，克發。

(丁)鄭經娶唐氏，生子六：克塽，克舉，克均，克拔，克商，克折，克高。妾某氏生克塽。

(戊)鄭克塽經長子，立爲世子監國。經卒，克塽被襲殺，妻陳氏，懷孕盡節。

(己)鄭克塽襲封延平郡王，永歷三十七年，投誠清廷，娶馮氏，繼娶史氏，生安世，安邦，安國。

(三)鄭成功事蹟

鄭成功初名森，字大木，世居福建泉州府南安縣石井鄉，父芝龍，字飛黃，時號飛虹將軍，祖父紹祖爲泉州太守葉繼善吏。芝龍小字一官，娶日本長崎王旗女甲川氏爲妻，改姓翁氏。明天啓

四年，公元一六二四年，生鄭成功。廣陽離記卷二：「鄭芝龍幼逃入日本爲人縫級以餉其口，餘貲三錢，縫衣領中失去，旁皇于路以求之，不得而泣，有倭婦新寡，立于門內，見而問之，芝龍告以故。婦曰：以汝材力，三百萬亦如拾芥，三錢何至於是！蓋其婦夜有異夢，如韓王之夫人也，遂以厚賚賜之，而與之夜合。芝龍得志，取以爲室，即賜姓之母也。」成功七歲，從日本平戶回安海，爲諸父所不容，獨叔父鴻達篤愛之。行朝錄鄭成功傳云：「成功風儀整秀，傲儼有大志，大爲季父芝豹所窘，叔父鴻達獨偉視之。讀書穎敏，不治章句，先輩王觀光一見，謂其父曰：是兒英物，非若所及也。」年十五，補南安弟子員，受高等試，進南京大學。成功之名，乃隆武皇帝所賜，台灣外紀卷五十五：「隆武卽位福建，鄭鴻達引其子肇基陞見，隆武賜姓朱。芝龍聞知，次日亦引其子森入見，隆武奇其狀。問之，對答如流。隆武撫森背曰：恨朕無女妻卿。遂賜國姓，賜名成功欲令其父顧名思義也。封爲御營中軍都督代同駙馬，宗人府宗正，自此中外咸稱國姓。」行朝錄鄭成功傳云：「成功陞見，隆武奇之。撫其背曰：惜無一女配卿，卿當盡忠吾家，無相忘也。賜姓朱，改名成功，自是中外稱國姓云。」是時成功年二十一，母來華。

成功後來，大爲隆武所眷愛，台灣外紀卷五云：「隆武二年，（順治三年公元，一六四六年）成功條陳據險，控扼，揀將，進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國諸

策。隆武嘆曰：「驛角也。封忠孝伯。賜上方劍，便宜行事。掛招討大將軍印。」惟其時父芝龍意欲降清，行朝錄鄭成功傳云：「又蓋芝龍以擁立非本意，日與文臣忤，又度天朝神武，必不能偏安一隅，一密有歸款意。時招撫江南者，內院洪承疇；招撫福建者，御史黃熙胤，皆晉江人，與芝龍同里，通聲問。一日成功見隆武愁坐，悲來墮膺，跪責曰：陛下鬱鬱不樂，得毋以臣又有異志耶？臣受國厚恩，義無反顧，臣以死捍陛下矣！」清兵入閩，芝龍兄弟擢兵不進，成功鎮守仙霞關，芝龍不供軍糧，士兵逃散，成功無法走還。清兵猝至，唐王敗死汀州，芝龍引兵退泉州，旋福州泉州亦陷。成功母抗節死。賜姓始未云：「北兵入福州，芝龍退屯安海，北兵至安海，大事淫掠，成功母亦被淫自縊死。」行朝錄鄭成功傳亦云：「成功母不去，死之，成功大號慟不自勝。」芝龍既意決降清，成功泣諫，不聽。行朝錄鄭成功傳云：「父教子忠，不聞以貳。且北朝何信之有？芝龍不聽，反嗤其妄。」台灣外記卷五云：「芝龍進降表，成功勸之不從，牽其衣跪哭曰：夫虎不可離山，魚不可脫淵，離山則失其威，脫淵則登時困殺，吾父當三思而行。芝龍見成功詰繫厭聽，拂袖而出。」芝龍降清，至福州謁清貝勒王，夜半被執北去。成功痛母死非命，又憤其父屢諫不聽，乃悲歌慷慨，謀起師，成功本一儒生，曾入南京太學，受業于錢謙益門下。乃詣文廟焚所着儒服，仰天曰：昔之儒子，今之孤臣，向背去留，各有作用，謹

謝儒服，惟先師昭鑒之。遂與陳輝施琅等押盟，收去南澳，附從者九十餘人。移文稱忠孝伯招討大將軍罪臣朱成功，以恢復明社爲己任。

明永歷元年，（順治四年，公元一六四七年），唐王弟聿鐸即位肇慶，改元永歷，時成功年廿三，奉永歷帝號，移兵駐鼓浪嶼，設高皇帝位，慷慨誓師。事君盡禮，矢志爲祖國效軀，真所謂民族英雄矣。乃與叔鴻達攻泉州，不支，回取同安，旋失去。成功募兵于銅山，復攻漳浦，雲霄，治安，抵潮州，軍聲頗振。永歷四年，鄭成功殺鄭聯，据廈門。行朝錄鄭成功傳：「時兩島爲彩聯所據，成功密與諸部計曰：兩島（卽金門廈門）吾家臥榻之倒，豈容人鼾睡，乃嚴部勒，自揭陽揭帆，中秋抵廈門，成功遂併聯軍，海上軍皆屬焉。」永歷五年，改廈門爲思明州，行朝錄鄭成功傳：「時水陸兵勢，漂至風起，浸尋衍溢，匪分所部爲七十二鎮，立儲賢館，儲才館，察言司，賓客司，設印軍器諸局，令六官（吏，戶，禮，刑，兵，工。）分理庶事。又築演武場操練軍士，能舉上石獅重五百斤者，撥入左右護衛親軍，戴鐵面，穿鐵鎧，平持大刀，號曰鐵人，勇猛無敵。此亦可見其在廈施政之一斑矣。時部將施琅以得罪成功降清（按施琅出身行伍，與成功最先共同起師，意投心合有生死之交，至是降清，且後來疏請平台灣，滅鄭氏，乃此子也。可謂大逆不道極矣。）永歷六年，成功復舉兵攻海澄，漳浦，長泰。提督甘輝大戰王進，困圍漳州，自四月至

九月始解圍，居民饑死者達七十三萬人。次年清廷又下令招撫，欲冊成功爲海澄公，遣芝龍少子世忠持芝龍書至，芝豹、芝彩、芝聯偕成功嫡母顏氏等入北京投降，獨成功堅強不受。台灣外紀卷八云：「成功筆報其父曰：嗟嗟！自古英雄豪傑，以德服其心，利不得而動之，害不得而怵之。清朝之予地方，將以利餌乎；兒之地方，將以利動乎。大丈夫作事，磊磊落落，毫無曖昧，若能信兒言，則於吾父爲孝，若不能信兒言，則於吾君爲忠。」是冬清廷置其父芝龍於高牆，戍其胞叔芝豹於寧古塔，成功亦不顧。守將黃梧，以攻揭陽無功，懼誅降清，（按黃梧本漳州一皂隸，與戶役賴玉謀降成功，成功拔以爲將，待之頗隆厚，而梧乃反且獻條陳平海五策，收拾鄭氏。黃梧之罪直與施琅同科也）。條陳平海五策，事見台灣外紀卷十一云：「一、金廈兩島，其彈丸之區，得延至今日而抗拒者，實由沿海人民走險糧餉、油、鐵，挽船之物，靡不接濟。若徙山東、江、浙、閩、粵，沿海居民盡徙入內地，設立邊界，布置防守，不攻自滅也。二、將所有沿海船隻，悉行燒燬，寸板不許下水，凡溪河監椿柵貨物，不許越界。時刻瞭望，違者死無赦。如此半載，海賊船隻，無可修葺，自然腐爛，賊衆許多糧草不繼，自然瓦解。此所謂不用戰，而坐看其死也。三、其父芝龍，羈縻在京。成功賂商賈南北，負販，時通消息。宜速究此輩，嚴加懲治，貨物入官，則交通可絕矣。四、成功墳墓現在各處，叛臣賊子，誠及九族

，况其祖乎？宜一概遷毀，暴露殄滅，俾其命脈斷，則種數不待誅而自滅也。五、投誠官兵，散往各府州縣，虛糜錢糧，倘有作祟又貽害地方不淺。可將投誅官兵，教往各府州縣。不但可教其黨以絕後患，且可蕃衆而足國也。廣陽雜記所載條陳平海五策，則與此稍異。

永歷十二年，（順治十五年，公元一六五八年），永歷帝遣使航海，晉封鄭成功爲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餘各將士拜爵有差，議大舉攻金陵，乃率甲士十七萬，鐵人八千戰船八千，號稱八十萬衆，揚帆北上，陷溫台師次羊山，遇颶發，飄沒八千餘人，碎巨艦數十。行朝錄鄭成功傳謂「幼子從軍溺焉」。台灣外紀卷十有云：「風聲徐起，浪疊千層，成功失四子濬，七子裕，八子溫，暨兵士數千人，其所存之船，亦各損壞，乃收回舟山修葺」。次年五月，成功師出崇明，破瓜州，遂薄金陵，賜姓始末云：「江之南北，相率來附，凡得府四，州縣二十四，而下流之常鎮屬縣，亦皆待時爲降計」。乃因成功不聽甘輝速戰之計，乃至於潰敗不堪。行朝錄鄭成功傳曰：「甘輝進策，成功不聽。爲總兵梁化鳳所縛，僞言降以緩之。軍心稍解。余新又以新破官軍也，益輕敵無備。化鳳乃夜由儀鳳門穴城出，新倉卒迎敵，兵無鬪志，大敗。各營隨潰，爭身而渡。獨甘輝且戰且走，凡所擊殺數十百人」。是役殉難者，以甘輝爲最英烈。台灣外紀卷十曰：「甘輝力戰，見陳謙等盡亡，自稱甘國公被擒，見總督管效忠，忠令輝跪，不屈。效

忠見其勇烈，欲其降，乃令降將余新勸之。輝見新裂眦大罵曰：我甘國公頭斷而志不可易也。遂見殺。」成功既挫，全軍精銳，損失殆盡，迺退師廈門，立忠臣廟，祀死難諸人，以甘輝爲第一人。哭曰：「吾早從將軍之言，不至此！十年之功，墮於一旦！」

順治十八年，公元一六六一年，成功自江寧，敗後，地蹙軍孤，厥志不樂，而金門廈門逼近內地，恐難鎮守，心愈煩悶。際此途窮之日，又逢一良機。台灣外紀卷十一云：「適台灣通事何斌，侵用揆一王庫銀數十萬，乃伺隙逃去，至廈門見成功。盛陳台灣沃野數千里，實霸王之區，十年生聚，十年教養，而國可富，兵可強，進攻退守，真足與中國抗衡也。遂出袖中地以獻，歷歷如指掌。成功聞其言，滿心豁然。」成功遂決取台灣爲根據地。吾今先述台灣情形及其與我國歷史關係。福建通志台灣府沿革云「台灣古來隸版圖，明宣德間太監王三保（鄭和）舟下西洋，因風泊此。嘉靖四十二年，林道乾寇邊海，都督俞太猷遂入台，留偏師駐澎湖，時哨鹿耳門外，道乾從安平鎮二鯤身遁去，天啓元年，漢人顏思齊爲東洋國（日本）甲螺（頭目之類），引倭屯於台，鄭芝龍附之。尋棄去久之。荷蘭紅毛舟遭颶風飄此，因築台灣城居之，復築赤嵌樓與相望，設市於城外，而漳泉之商賈集焉。」小方壺齋台灣小志：「崇禎時，閩浙大旱，芝龍言於巡撫熊文燦，以海舶載數萬饑民，移徙台灣，人給三金一牛，使墾荒食力，於是生活多人，

漸成邑聚荷人踞城中，流民散屯城外。」後芝龍降清，台灣遂盡爲荷人所據。台灣地極重要，當時中原人士不之知也。行朝錄鄭成功傳曰：「台灣東倚層巒，西迫巨浸，北之雞籠城，與福州對峙，南則河沙磧小琉球近焉。廣袤三千餘里，孤嶼環瀛，相錯如繡，物產之利，耕耘並耦。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自鷺門金門迤邐東南，以達於澎湖，可數千里。風濤噴薄，悍怒鬥激，瞬息萬狀。又東至台之鹿耳門鹿耳門之旁，夾以七鯤身，北線尾海道紆折，僅容數武。水淺沙膠，餘乃山羅礁擁，無所由入。其險且不測如此。」且澎湖爲台灣之門戶，環繞有三十六嶼，灣環處皆有炮台，設巨炮守之，甚不易攻也。成功旣銳意捩舵東甲，於是遂行。台灣紀畧行朝錄鄭成功傳曰：「至鹿耳門，水驟漲丈餘，大小戰艦，啣尾而渡，橫縱畢入，荷人大驚，以爲自天而下。成功以手加額曰：此天之所以哀孤臣而不委之壑也！天赦孤臣，必有寧宇矣！引兵登岸，克赤嵌城，揆一王戰不利，退保王城，以死拒。成功攻之不克，乃築蓬篠環七鯤身以逼之。圍城累月，菜蔬不得入，又乏外援終無降意。成功使告之曰：此地乃先人故物，珍寶不急之物，悉聽而歸。地歸我，兵始罷。荷蘭乃降，送之歸國。諸士僉皆受約束，就土城居之。」成功旣平台灣，改名安平鎮，赤嵌城爲承天府，設天兵萬年兩縣，總稱曰東都。並立興法，辟刑獄，起學宮，計丁庸，養老幼，台灣人因是日漸虧集焉。小方壺齋台灣小志云：「成功旣據全臺

，與所佔金廈二島，相犄角。禮處士陳永華爲謀主務屯墾，修戰械，剝法律，定職宦，興學校，起池館，待故明宗室遺老之來歸者，以紅毛城（台灣府西南）爲都會，置天興萬年兩縣，招徠漳泉惠潮之民，汙萊日闢」。台灣外記卷十一云：「細觀土地，甚是膏腴，照三年開墾，然後定其上中下，則以立賦稅，農隙則訓以武事。有警則荷戈以戰，無警則負耒以耕。寓兵於農之意如此」。是時不幸，其父芝龍及其子孫皆被戮。成功聞此凶信，台灣外記謂：「成功望北而哭曰：若聽兒言，何至殺身。及知毀墓向西切齒而罵曰：生者有怨死者何仇，敢如此結不共戴，倘一日治兵而西，吾不寸磔汝屍，枉作人間大丈夫！開闢草萊，相助耕種，養精蓄。俟銳有釁隙，整甲而西，恢復迎駕，未爲晚也。」由是成功治臺之志，益爲堅強。成功之人格氣節於此可見矣。

永歷既以兵敗入緬旋又爲吳三桂所據，而成功就奉其年號，永歷十七年，（康熙二年，公元一六六三年），成功病殂。至其死狀，據台灣外記卷十二曰：「五月朔日，成功感風寒。強起登將台，持千里鏡望澎湖有舟來否。初八日又登台觀望，回書室冠帶請太祖祖訓出。禮畢，坐胡床，命左右進酒。折閱三帙，輒飲一杯。至第三帙。嘆曰：吾有何面目見帝於地下也！以兩手攀其面而逝。」時年三十九。鄭經嗣立，仍奉永歷年號，清兵招降，經欲據朝鮮例不難髮不易衣冠，清廷不可。永歷十九年，清兵在海澄，朱天貴以舟師降於廈門，經

遂退回台灣，嗣位凡十九年而卒。長子克塽被襲殺，次子克塽立。仍奉永歷年號。

永歷三十七年，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清水師提督施琅，以戰艦三百水師二萬攻入台灣，與鄭軍鏖戰，竟得焚其舟百餘艘，殺台兵萬二千人，遂滅鄭氏。克塽嗣位凡三年。自成功初起迄克塽（一六四六年——一六八三〇），割據凡三世三十八年，而明朝亡。鄭氏佔據台灣前後共二十三年（一六六一年——一六八三年）。

成功之遺物有數件：戰爭日記，聞安海鄭雨春所藏，有印石本樣。國姓瓶係從泉州附近海中得來，此瓶頗多，鄭雨春家亦有之。鄭成功與王妃畫像，此圖亦保留在鄭氏家中。成功墨蹟，殊甚稀少，聞泉州開元寺有藏之。

（四）結論

鄭成功以一夫之勇，抱莫大之志，遺絕大海，於版圖疆域之外，開創基業，別立乾坤，夫豈田橫徐市之輩，所能同論哉！蓋其偉大之民族精神，今日猶浩浩乎照耀於史乘及衢巷閭里之間也。寫此文後，不遠禁想今日之台灣，流球及東北四省人民所處境地，實令人毛髮竦然，以臺灣爲我國之版圖，而今悉被倭寇所併據，同胞哀憐困苦，呼籲求助之聲，累耳不絕，吾輩豈忍袖手旁觀，任其死活耶！此實我國民莫大之恥。故讀鄭成功事蹟後，更宜鑑往勵今，奮力鼓氣，爲中國民族力爭光榮，達到還我河山之目的，重揚吾民族之氣魄於海外，望與讀者共勉前進！！

唐代福建女詩人——江妃

鄭益士

妃名采蘋，莆田人，是唐玄宗的宮人，號梅妃。她是福建女作家的第一人，她的命運前半部是喜劇，後半部却是悲劇，死也死得淒涼，一死於亂軍之中，說到她的歷史，她的生活，她的境遇，可說是一篇詩章，她的品性是幽嫋，淡樸，好像是水仙花，樸素而不失她的幽香，也好像她愛的梅花，潔白而有清高的氣質，可算是中國古代典型的女性呢！她的父親名遜世，是個醫生。她九歲時就念三字經，對她的父親說：「我雖然是個女子，却也把這種的思想做我的志趣！」父親很奇異她，就把她名爲采蘋，開元中高力士使閩粵，當時采蘋年紀已經成年，而且長得美麗，高力士就把她選進宮裡，奉待明皇，極受明皇的寵愛，妃有文學的天才，會寫文章，自比謝女，她日常的妝束，淡妝雅服，姿態極其明秀，她又喜歡梅花，所居的窗外，或是欄杆畔，總要栽上好幾株的梅樹，明皇就榜她所住的地方爲梅亭，到了梅花盛開的時候，總要賞梅作賦，有時直到夜深還戀戀不肯睡覺。明皇看她這樣的癡迷，戲名她爲梅妃。妃有簫、蘭、梨園、梅花、鳳笛、玻杯、剪刀、綺窗八賦，明皇對於兄弟輩是很友愛的，每次燕飲，梅妃總要侍側的，明皇和妃鬥茶時對諸王說：「此梅精也！賜白玉笛作鸞鴻舞，一座光輝，鬥茶今又勝我矣！」梅妃很敏捷地答應說：「草木之戲，誤勝陛下；設使調和四海，烹飪鼎鼐，萬乘自有心法，賤妾何能

較勝負也！」明皇大悅。

到楊貴妃入侍的時候，便是梅妃轉入悲劇的時候，皇帝談不到愛情的，來了一箇新的，就把舊的一個忘掉了，不過明皇倒有一點例外，他同時愛戀着梅妃和楊太真，但是她們互相嫉妒避路而行，明皇把她們倆比爲英皇，許多人都竊笑明皇以爲這樣二人廣狹不相容，那樣能夠和睦？真的梅妃的性格既是那麼樣的柔婉，太真又是那麼樣的利害，自然是鬥廁不過，竟被她遷到上陽東宮，後來明皇想念到梅妃，夜裡遣小黃門滅燭密召梅妃到翠華西閣，夜裡敘說舊愛，悲不自勝，明皇談到失寤，忽然侍御驚報說楊妃已到閣前，明皇馬上披衣抱梅妃藏在夾幙裡，太真一到即問：「梅精在那里？」明皇答應她說：「在東宮。」

「那末請你宣召她來今天要她一同在溫泉洗澡。」

「不，她已經是屏棄的了，那樣能夠一同洗澡？」一箇懦怯丈夫的口氣。

太真更顯示她堅決的請求，明皇只得看到別處不答應她了。

「這裏有核狼藉，顯然是歡飲過的，你看御榻下還有女人的鳥，這是誰夜裡陪伴你，歡醉到日出還不視朝？」太真畢竟是利害，這樣嚴重的教訓着。「你可以出見群臣，我只留在這裏等你回來。」

明皇給她弄得不好意思，拉起被兒向床內再睡。

「我不去，今日我身體不舒服，有一點兒病」明皇無可奈何中的答覆。

太真大怒逕回自己的私第，明皇再去找梅妃却早被小黃門送令步歸東宮了，明皇大怒把小黃門殺掉，把丟下的鳥和翠鉢包好送給梅妃。

「皇上難道這樣地深深棄掉我嗎？」梅妃失望地問着來使。

「不，皇上並非棄掉你，不過恐怕太真無情呢！」使者的回答。

「嘿，恐怕憐惜我，會動起肥丫頭的情意，難道不是棄掉我嗎？」

梅妃將千金請高力士到外面求詞人，擬司馬相如作長門賦，希望能夠挽回明皇的憐意，當時力士方捧着太真而且怕她的勢力，故意回答沒有地方可以找到相當人材，梅妃只好自己作樓東賦，太真馬上告訴明皇說梅妃的怨恨，要治梅妃的死罪。明皇默然不說一句話，剛好江南回來的使者歸朝，梅妃就問着左右說：

「那里的驛使回來是送梅的嗎？」

「是庶邦貢楊妃果實的使者回來。」左右答着。

想起了故鄉，想起了自己的境遇，她痛哭了。

一次明皇在花萼樓會見外國的來使，命封珍珠一斛，密賜給梅妃，她所要的只明皇的心，至於珍珠那是並不寶貴的，就寫了一首詩付給來使呈上明皇。

謝賜珍珠

桂葉雙眉久不描，殘粧和淚污紅銷，長

門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明皇看了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一斛珠的曲名從此時始，後來祿山反亂明皇出奔，楊妃死在馬嵬坡，到東歸時要找梅妃不得。官者進上梅妃的畫像，明皇嘆息說畫倒畫得很像可惜不會活動，就題詩上面說：「憶昔嬌妃在紫宸，鉛華不御得天真，霜絹雖似當時態，爭奈嬌波不顧人！」自己一面讀着一面流淚，命人把像模刻石上，後來明皇一天天氣很熱的時候畫寢，彷彿看見梅妃隔着竹林在哭，極其模糊，好像她說：

「當日陛下蒙塵，我死生亂兵裡，可憐我的人，把我葬在池東梅樹的傍邊。」

明皇夢醒徧體流汗，命人到太液池畔發掘，却不見什麼東西，明皇更覺不樂，後來記得溫泉池畔有梅樹十餘株，自己親身帶人發掘，才掘到數株，果然得到屍體，那是用錦緝包在貯酒的槽裡，大概埋有三尺深，明皇悲傷到極點大哭，左右莫能仰視，梅妃所傷處是在脇下，那里還有刀痕，明皇自製文輓她，用妃的禮易葬，蘭陔詩話說：「梅妃幽嫋之德，清綺之才，見妬太真，悲思愁悶，樓東一賦可擬長門，竟不能回主眷，及漁陽鼙鼓慷慨捐生埋玉梅根，流芳千古，視彼錦緝落兒卒成賊本，一貞一淫，判若霄壤，碧落黃泉，千秋長恨，猶倦倦於肥婢，阿瞞抑何礙耶？妃故居在蒲江東村。」

歐陽詹作品研究

梁孝瀚

傳客

歐陽詹字行周。閩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爲本州州佐縣令。及常袞罷宰相，爲觀察使。詹與羅山甫往見袞。袞奇之。辭歸。泛舟飲餞。舉進士。閩人第進士自詹始。詹事親孝。與朋友信義。與韓愈友善。詹先爲國子監四門助教。率其徒伏闕下，舉愈博士。卒年四十餘。愈爲詹哀辭。

性格 幼卽不與群兒狎。每見河濱山畔有片景可採。心獨娛之。常執卷一編。忘歸於其間。

作品概要 著有歐陽行周集。新唐書稱其文章切深回復，明辨。李貽孫稱其新無所襲，才未嘗困。精于理，故言多周詳。切于情，故叙事重複。林紓則稱其才氣卓越，不欲一語稍涉平易。三家評論，各有所見。今研究其作品。

◎福州南澗寺上方石像記 此篇頭段云：「萬物闢闔，各由襲沿。無襲無沿，而忽以然。苟非妖怪，實爲珍慶。斯石像者，其珍慶歟？始孕靈韞質，兆朕未見。則峨峨巨石，巖峭山立。鎮郡城之前阜，壓蓮宮之上界。海若而莫動，天時泐而終固。皇唐天寶八年，五月六日，清晝，忽騰雲旁蒲，驟雨來集。驚飈環駭，軒訇杳冥。雄雄者雷，驍然中震。迸火噴野，大聲殷空。岑嶺躡泥，潭洞簸蕩。須臾風雨散，雲霧收。頂榜輪囷，斬然中闢。南委地以欹落，北干霄而碣樹。不上不下，不西不東。」

亭亭厥心，隱出真像」。

此段「盤空硬語，妥帖排奡」八字，足以當之。觀此，則林紓之語信矣。

◎南陽孝子傳 此篇中間描寫最佳。今節錄如下：「天久霖雨，泥水深。老翁瘠驢往往顛踣。丈夫則常隨之也。每見顛倒，擲其負。若泥若水無憚惜。扶抱老翁，淚漚盈目。倒既敷，悲不自勝。遂以所負寘諸驢，而負其父。平田積雨，潦淖到胫，不至店舍，竟無憩歇。父在子上，殊自安暢。子在父下，亦盡歡心。父與子笑，如同乘高車，連轡逸騎。怡怡焉，欣欣焉，與之行止者三日」。

此段拉雜記之，聲情如繪。所謂信手拈來，都成妙致是也。直一篇好小說耳。

◎棧道銘 此篇描寫棧道之險。文如五丁力士，鑿山開道。今將首段錄下：「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萬仞直下。奔崖峭壁，千里無土。互隔岝崿，巉巉冥冥。麋鹿無蹊，猿猱相望。自三代而往，蹠足莫之能越。秦雖有心，蜀雖有情，五萬年間，竟不相接」。

◎楊公墓志銘 今將中段錄下：「人長八尺有半，鵠姿鸕戾，霜嚴壁峻。樂而後笑，時而後言。孝弟忠信，分義節概，覩容可見」。

寥寥數語，而馬公之容貌道德，由此可得而窺。非善於狀人者，不能爲此

文也。

◎德勝頌 中有一段最美麗者：「土膏融，甘液宣。若決渟泉，如開涌煙。豐本增岐，芃芃綿綿。無磽礪與良沃，獲一十於百千。臍蔬雲蟲以萎圃，餘糧嶽峙而棲歛」。

看他造句，何等瑰奇偉麗。

◎暗室箴 末句非常緊湊。今錄于下：「潤松抱節，幽蘭有薰。歲寒不變，無人亦芬」。

一生節操，可於數語見之。

◎別下和述 中間一段，今于下：「珠玉者，勞之母，財之蠹，侈之本，害之圃。國君好之。下必從之，則將有不耕而搜山，不藝而攻石，背義而忘仁，輕穀而賤帛。之墮，藝之墮，穀

之散，帛之耗，義之虧，仁之挫，則國從而喪矣」。此段鍊句鍵字，非常用力。能以短勁制勝。

◎二公亭記 中間一段，今錄如下：「煙水交浮，巖巒疊廻。精舍奉其旁達，都城企其遐際。容影光彩，搖漪入瀾。指朱軒於潭底，閱雲岑乎波裏。爛漫油演，如飛若動。又，釣人飄颻于左右，游禽出沒乎前後；一鷗一瞬，千趣萬態。稅息之者，若在蓬壺方丈之上」。

這一段寫景處直逼水經註。讀之使人悠然神往。

結論 行周文雖不多，而能以勁挺勝，則亦唐代散文作家中之鋒俊者也。

* * *

五代時福建女詩人—陳后

鄭 益 士

后名金鳳本來是王審知的侍婢，延鈞做皇帝的時候，就稱國號大閩，改元龍啓，封金鳳爲皇后。徐燧陳金鳳外傳記：「龍啓元年封金鳳爲皇后，築長春宮以居之，又遣使於日南造水晶屏風，…三月上巳延鈞修禊桑溪，金鳳偕後宮雜衣文錦，列坐水次流觴娛暢，窮日而返，沈麝之氣，環珮之響，燎炬之光，達於遠近，小吏歸守明弱冠皙美，延鈞嬖之日侍禁中，寅緣與金鳳通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於金鳳，可殷慧敏，造縷金五線九龍帳於春宮織八龍於外，而以延鈞爲一龍，既成延鈞歡甚益暱守明，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唯貯一歸郎？」初金鳳因李做得進前爲后，令可殷

譖之，倣怨金鳳，盛飾其妹春燕進於上，春燕媚婉絕代，初入宮年才十五，顧盼舉止動合上意，冊爲貴妃，延鈞自是不復御九龍帳矣。明年元夕，御大酺殿，召前翰林承旨韓偓等觀燈暢宴，命各賦大酺樂，偓感長春宮失寵事賦詩曰：「淚滴珠難盡，容殘玉易消，倘隨明月去，莫道夢魂遙」。延鈞動意因返駕長春宮，金鳳有文學的天才，很會做詩，而且做得很清艷。金鳳外傳記：「端陽日造練舫數百於西湖，每舫載宮女二三十人，衣短衣，鼓楫爭先，延鈞御大龍舟以觀金鳳作樂遊曲云」：

樂遊曲

龍舟搖曳東復東，采蓮湖上紅更紅

。波淡淡，水溶溶，奴隔荷花路不通。

西湖南湖闌綵舟，青蒲紫蓼滿中洲

。波渺渺，水悠悠，長奉君王萬歲遊。

★ ★ ★

余澹心及其王翠翹傳

張錫祜

據福建新通志的紀載，明代小說部門的作者和作品，有李默孤樹哀談十卷，李世熊錢神志二十卷，魏濬嶠南錄記二卷等等都是小說家言的東西。我們曉得先前之所謂小說，大半都是筆記和雜記之類，章回體的作品，是很少的。具有短篇小說的結構的作品，更是渺得不可再渺！但有明一代是小說最盛的時期，國內出了不少的小說作家，可是福建就不然了，除了一些什記之外，真正具有小說的必具的條件的作品，是何等的稀少呵！板橋雜記，誰都曉得是余澹心作的，那就是所謂「雜記權當小說看」了。

余澹心莆田人名懷，一字廣霞，又字無懷，別號持老人。他是明末清初的人，生於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沒有應過試，以布衣終其身。流寓金陵，性頗不羈，而才情艷逸，傷亂流離；所作詩詞，多悽婉動人。在明室衰敗之後，他曾賦金陵懷古六十詠，一時名流傳誦。王漁洋稱他的詩不減劉禹錫，把他選入感舊集內。更贈之一詩云：

千載秦淮水 東流繞舊京
江南戎馬後 愁絕庾蘭成
鐘阜蔣侯祠 青豁江令宅
傳得石城詩 腸斷蕪城客

——見漁洋詩話

他目擊明朝亡國的慘狀，感憤而作板橋雜記。板橋雜記共三卷，上卷記雅遊，中卷寫麗品，下卷述治遊軼事。蓋「板橋者秦淮河之長板橋也，歌場舞館，皆在其近側焉。當時福王爲天子有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之聯，大臣則馬士英、阮大鋮貪財而嫉善，專以報復爲事。大鋮則以春燈謎燕子箋自娛，不問國事，以爲終有偏安之望也，欲明之不亡，其可得乎？」（見陳易園福建文學史講義）板橋雜記的內容，「雖十之八九，皆言秦淮治亂之事，然由微逐歌舞之微窺見國家社會之亂。至語其文章，則于纏綿婉轉之中，兼極慷慨哀傷之致，是能於唐人小說別樹一幟者。以此書合桃花扇觀之，可盡識有明覆滅之原因。懷固天下之傷心人哉！」（見同上）

所著除板橋什記外，尚有詩詞集多種，如研山堂詩，西陵唱和集，味外軒稿，曼翁集，秋雪詞一卷，玉琴齋集四卷，平生蕭瑟詩，楓江酒船詩等等。雜著更有三吳遊覽記，硯林等。在虞初新志內我們更可以看見：寄暢園聞歌記，王翠翹傳等等。

其中含有小說意味最濃厚的要算王翠翹傳了。現在先署說它的事實如次，後來更說到日本東京帝大研究室所藏的金雲翹傳與此傳的關係。

翠翹本是馬姓，被鬻爲娼後，改姓王氏。因爲他不慣於迎接遊客，所以沒有接過多少客人，就給姓羅名龍文的買了去。羅本是有錢的執袴子，愛翠翹外，又與小妓名綠珠的要好。於是家庭間就不很和諧。恰好有一天，越人徐海，因被賭徒逼着要錢，避入龍文的屋子裏。兩人就成了朋友。不幾日，龍文把綠珠送給他，他又不推却，受了。可是他本來是杭州虎跑寺的明山和尚，是個好動的人，當然不能久居於此，遂辭去。不久，他領帶許多雄兵，稱霸於鄉，翠翹綠珠都給他擄去，稱翠翹爲夫人。

恰好當時總督胡宗憲想羅致海內的豪士，遂由羅龍文出面勸降，把徐海的意志說得動搖了，而且一面又受其夫人翠翹的逼迫，竟降了。可是後來因爲胡宗憲變了卦失約，又想把他殲滅，徐海一時措備不及，投水而死。

後來這可憐的翠翹，又被宗憲送給永順酋長做小妾去。但不久，翠翹因念明山的情愛，亦投水自殺。有趣得很，今天讀孫楷第的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內有東京帝大研究室藏的內閣文庫金雲翹傳四卷二十回，亦是演嘉臨清妓女王翠翹事。所敘事實，與余澹心的頗有幾分相近。想當時王翠翹的艷事，必名聞遐邇了。

孫楷第所述的故事是這樣的：

翠翹本良家女，眷書生金重，金生旋別去，而翠翹父犯罪，賣身以贖

父，爲無賴子馬生所騙，僞娶之，而賣爲娼。於勾欄中識東生名正者，落籍從之，而大婦甚妬，拘翠翹於幽室，俾寫經。東生亦畏婦甚，無如之何，翠翹乘間逃去。依尼覺緣以居。又受擾困，不能如居，仍流落爲娼。歸徐海。海既猖獗海上；屢窘官軍。翠翹得籍以復仇，數說徐海反正。海嬖之甚，遂從之。既降而督府食言，海被殺。翠翹乃奮投錢塘江。覺緣救活之，與金重爲夫婦。

這金雲翹傳，題「貫華堂評論」，「聖歎外書」等字樣。孫楷第認爲這是依託的。刻下沒有書本，不能妄加論斷。現在把這兩篇的內容底異同點，解在下面，以爲研究：

- 余澹心王翠翹傳
 (一) 翠翹本姓馬後改姓王
 (二) 被鬻爲娼
 (三) 不慣於接客
 (四) 徒羅龍文
 (五) 與綠珠不和
 (六) 被徐海所擄
 (七) 說徐海反正
 (八) 督府食約
 (九) 徐海投江自殺
 (十) 翠翹歸永順酋長
 (十一) 翠翹亦投江死
 (十二) 傳記一篇

- 金聖嘆金雲翹傳
 (一) 翠翹姓王
 (二) 因賣身贖父被騙爲娼
 (三) 眷戀金重

(四)從東正

(五)東正之大婦甚妬

(六)歸徐海

(七)說徐海反正

(八)督府食約

(九)徐海被殺

(十)又與金重爲夫婦

(十一)翠翹投江被救

(十二)衍爲四卷二十回

其最大的異處，當然是篇幅的大小懸殊了。但我們要知道，余澹心是欲表彰王翠翹之情死的（見其所作「引」）所以，以意度之，應該是寫在金雲翹傳之後。大

抵翠翹的帙事在當時是極普遍而婦孺皆知的事體吧。

☆☆☆☆☆

余澹心是我們福建，在明代，有數的小說作家，惜乎他的作品，存在中國的很少，尤其是在這偏僻的閩地。無已，上面所寫的祇是按照自己個人所知道的王翠翹傳與東京帝大研究室所藏的金雲翹傳，混亂的胡扯一番吧了。要詳細的研究余澹心的作品，則有待於後來啦。

二三，十一，十，於協大

<> ★★ <>

胡安國傳略

郭毓麟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七歲能詩，少長入太學，中紹聖四年進士，試官定第一，章惇抑之，哲宗親擢第三，爲大學博士，調常州判官，改江寧，未赴，爲荆門教授，遷大學，乞外提舉湖北學事，改湖南。所至求人材，訪利病，刺舉必由公論。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都學事，以親老乞養，二年，丁內艱，服除，以余深薦，召至京，百餘日告疾歸。宣和元年，提舉江東學事。父歿，廬墓耕種，謂子弟曰：「吾爲親而仕，今雖有萬鍾之祿何用之。」遂稱疾不出，將終身焉。宣和末，吳敏譖世勣合薦，除屯田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卿，辭；起居郎，又辭。朝旨趣行，至京以疾告，一日方午枕，欽宗坐後殿，立召見，安國畧言「陛下御極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

方，舉動煩擾，恐大勢一傾不可復。大臣令各展底蘊，盡一具進，更宣示臺諫，使隨事疏駁；若大臣議繙，則參用臺諫之言，若臺諫疏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仍集議於朝，斷自宸衷，案爲國論，以次施行，敢有動搖，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欽宗將畀以詞掖，爲門下侍郎耿南仲所阻。每對臣僚必問識胡安國否？遣中書舍人晁說之喻勉受命，且曰：「他日欲去，即不強留。」既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復使臺諫論其稽命不恭，宜黜，不報。安國乃就職。葉夢得如應天府，坐蔡京所知落職奉祠，安國諒已正罪籍沒，子孫編管，今所用者皆朝廷之人，若指爲黨，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可弭？」乃除夢得小郡。中書侍郎何崇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總管，各付一面。安國言「內外之勢

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變通；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又何以待之？若但委諸路帥臣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分，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卽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而兩得矣。」禦方得君，密說欽宗以京師不可守，則出華山南可以入蜀；蓋欲自當南道。安國嘗爲所推進，以爲必無異。及見疏大駭曰：「康侯人物之表，乃專以異議爲高，古人謂山林之士不可用，今信然。」既而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及金人大入，野果遁。京都被圍，西道王襄領所部翔漢上，不復北顧。卒如安國所策。中書舍人劉珏行李綱責詞云：「勇於兩國，數至敗衄。」吏部侍郎馮澥言其爲綱遊說，珏坐貶。安國以爲侍從雖當獻納，至彈擊必歸風憲，今臺諫未嘗緘默，而澥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胥持傾陷矣。時何崇寵眷方隆，力擠安國。詔與郡，安國又以安國病足，特除海門卑濕之地。以右文殿修撰知通州，將行，移書宰相，言「朝廷欲理兵以強國，而官不知恤民以養兵，是欲稼之長而涸其水，欲木之盛而去其根也。」安國在省甫一月，知無不言，或勸小事姑置之，安國曰：「事莫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安國去未踰月，金兵圍都城，子寅爲郎在城中，人或憂之，安國愀然曰：「主上在重圍，號令不出，臣子恨效忠無路

，敢念子乎？」圍益急，欽宗兩召安國及許景衡，詔竟不達。高宗卽位，召爲執事中。黃潛善方得政專權，斥逐忠賢，安國奏言「陛下撥亂反正，將見中興，政事人材，張弛升黜，動係安危。聞之道途，揆以愚見尙多未合，僅或隱情緘默，卽負委任，若行其織守，必以愚蠢妄發，干犯典刑。」潛善惡之。諷給事中康執權彈罷除命。建炎三年，以樞密使張浚薦再起給事中。安國至池州，聞高宗幸吳越，遂引疾提舉洞霄宮。紹興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再辭，不允，遂行。獻時政論二十一篇，復除給事中。其論定計畧曰：「建都則宜定都建康，以比關中河內，爲興復之基。設險必保漢泗而固上流，守淮泗而固下流，重鎮安陸而固中流。立志必志恢復中原，祇奉隣寢，必志掃平讎敵，迎復兩宮。正心必本於方寸以裁決戎務。願選正臣多聞識有志慮敢言者置左右，日夕討論以宅厥心。養氣願強於爲善，益新厥慮，信於諸夏聞於夷狄者，無曲可議，則至則可以塞兩間，一怒可以安天下矣。」居旬日再見，以疾懇辭求去。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於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託空言，今方思濟艱難，非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高宗稱善。尋除兼侍讀，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援例乞各專一經，高宗曰：「他人通經，豈胡安國比。」不許。故相朱勝非除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言其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附會緘默，馴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

天下憤鬱。及至正位冢宰，苗劉肆逆，貪位苟容，辱及君父。持黃錄不下，左相呂頤浩特令門下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不得其職則去，臣今當去甚明。况勝非係臣論列之人，朝廷乃稱其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也。」遂臥不出。頤浩引勝非爲助，據安國前奏降旨曰：「胡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來，又數請去，時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自計則善如國何？」遂落職，提舉仙都觀。是夕彗星出，時秦檜爲左丞相，疏留安國，不報亦去。諫官吳表臣江躋等二十餘人亦極言當留安國，頤浩並黜之以應星變。安國既歸，乃於衡嶽下作書堂著春秋傳，潛心刻意采拾精正，書成年六十一矣。紹興五年，除徽猷閣侍制知永州，不拜。改提舉江州太平觀，給吏史筆札，會纂脩春秋傳以進。書上，高宗屢稱善。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以着未行。復除知永州，提舉江州太平觀。既高宗

念其訓經納諫之忠，特除寶文閣直學士。紹興八年四月卒於家。贈左朝奉大夫，謚文定，賜田十頃，葬湘潭縣龍穴山。安國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痛苦切身，雖數以罷去，而憂國愛君彌篤，嘗終夕不寢，思所以告其君者。論古人以諸葛亮爲首，韓琦次之。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明正統二年，從祀孔廟，成化三年，追封甯伯。

謂曰：古人云：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旨哉斯言。今日中國正坐官邪而不振，求如胡文定公之憂國忘身者，千不得一焉。吾不禁爲中國吏途惜，爲中國前途悲矣。胡文定公曰：「事莫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今之負言責者，聞此得無愧於中乎？又曰：「政事人材，張弛升黜，動係安危」每見當軸行事，輒與民意相違。上下征利，小大營私，國是囂張，風俗澆薄，內之不治，又焉能禦外哉？

夏午尼氏道統中一三教度世大宗師傳略

楊 樂

宗師姓林氏，諱兆恩，字懋勛，別字龍江，道號子谷子；証果後，自稱曰混虛氏，曰無始氏；後世學者，尊之曰三一教主，又曰「夏午尼氏道統中一三教度世大宗師」；莆田人也。生於明正德十二年，丁丑，七月十六日寅時，（紀元後一千五百十七年；）卒于明萬曆二十六年，戊戌，正月十四日，（紀元後一千五百九十八年八十二。其先世本出

唐九牧端州刺史輩公後。父樅谷，母李氏，兄兆金，弟兆居，教主爲中子。生四歲，適王陽明先生造省，其父令往見之。陽明謂其父曰：「此兒豐姿卓異，殆非科第中人，後日福量過於先生遠矣。」幼不甚聰穎，讀書數行，非數十遍不能認識。然每出，必袖白金以濟貧困。母偶以妾費詰，對曰：「吾家世富貴矣。天道惡盈，胡不以吾之有餘，補人不

足乎」母深器之。十六歲文竅始通。十八補邑弟子員，督學潘漢評其藝爲見理之文，拔置高等。楚人何心尹謂人曰：「林子之文我朝第一，卽王陽明諸輩，皆不能及也。」二十一歲，娶邑令陳杰孫女。二十八歲，父卒，遺以千金之券。教主集債戶，悉還其券：遠近頌德。三十應省試，三試三易其巾。人咸以魁解期之，既而放榜，不與焉。於是棄舉業，徧叩三門，銳志心身性命之學。數年間，如癡如醉，客有道者，必厚贊拜訪。夜夢仲尼受以魯論微旨曰：「此不可使知之道也！我則罕言之。嗣是而老子清尼氏通之以「玄」，釋迦牟尼氏悟之以「空」。於是教主始言三教矣。既而卓小仙晚春來遊，爲莫逆交。莆人目爲卓狂林顛，教主不以爲意，以詩自解曰：「飄飄雲外一閒人，釋服道鞋又孺巾；沿街呼我爲顛子，顛字原來兩個真。」著窮言錄，而學道益力。清晨一粥，卽往南山寺。晚歸謁母，卽往東山，終夜獨眠石上，咏歌不已。如是數載，嘉靖三十六年，始收黃州黃大本，蕭應麟，黃葑，林兆居，鄭泳，黃陽，黃輝陽等爲徒。廣傳三氏心性之學，並教人以「心法」愈病。三十歲，教主請辭庠士名籍，不許。教主就督學門首，拜謝，焚衣巾，野服歸。旣督學而徵之作文講學，亦不應，遂檄有司，持之甚急。教主以小民服入見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督學朱公曰：「爾怎做得巢由？」教主曰：「周召做不得，以其權在人也；若巢由之責在己，要做何難！」旣而強教主衣巾講學。教主幡然曰：「兆恩

雖隱處六年，蒙宗師之愛，猶然名標學藉，亦諸生也。而縱情於山林，是以諸生之隱，隱於山林也。今日承教，復以衣巾列於諸生、而不責以業舉，是以山人之隱，隱於學校也。」

嘉靖三十二年，著林子篇。翌年，著明經堂，宗孔堂，非非三教疏，天文稿，及山人集。旋入山。顯貴求見，或拒或尤。見者多分庭爲禮，求無媿於孔孟。三十九歲，丁內艱。四十二歲，免喪居東山宗孔堂，與諸生講五禮，著四代禮祭圖說，射禮冠禮儀節。時遠地士大夫，聞風求拜者重集。楚名士何心尹來莆，稱願爲三教執轎。四十四歲，著醒心詩三十六章。時倭寇擾莆，城外避寇入城者，多散處寺觀；教主施以米錢。是年冬倭寇圍入城，死亡枕藉，教主人收之，別男女禮，瘞太平山，計二千二百餘身。是年著常明經，學者稱常明先生。四十一歲，著三教歷代會篇。時戚參將繼光征倭於林墩，大捷。教主捐田建祠。又收尸萬餘身。旋獻防倭管見，惜不爲當道所採用。是年十一月十九日，夜分，莆城陷，教主從北門出，避難廣業里。夷入，多慕教主名，求見不得，遂進三一堂，瞻其像，並保其家。蓋倭擾莆已八載，習莆語，莆人善惡，無不知之也。倭退，教主人收屍萬餘身，拾骨百餘担並瘞之。作收屍歌曰：「與汝形骸一氣分，滿城鬼哭不堪聞，風旛揮淚緣何事？與汝形骸一氣分。」又親往南北洋仙邑等處收屍三千餘身，設酒食別男女而葬之火化三萬餘身。地方官以聞，得旨榜其門曰「清修」。夏著心

聖直指，發明微旨，論道詳於他書。四十九歲，著本體教，夏語倡道大旨，原宗圖說等書，其著夏語也，方脫稿，靜坐間，見簽上標「夏語」二字，因名之：書之言夏，自此始。至萬曆甲申，學者因尊之爲夏午尼氏，蓋取「總統三門，綱維宇宙之意」也。教主亦自題云：「大道總歸一夏，真空遍滿三千。」又著聖學心要，玄宗大道，性空宗旨，及歌學解。嘉靖丙寅，剃巾名三綱巾，履名五常履，衣則前三幅後五幅，名三綱五常衣。因之自號「三綱先生」。四月，往福州，著道釋人倫疏稿。翌年，又著三山拾言，說夏篇，玄鏡銘，心身性命圖說，何思何慮解，存省規條。十二月，往武夷山，與萬雲山道人論靜坐之道曰：「靜不在坐，坐豈能靜，心一無他，是爲主敬。」雲陽願受業。隆慶三年往武當山，不果，留江西。途中執贊者雲集。江西人士，爲教主立書院講道。四年，遊金陵，士大夫，諸官，及民衆，聞教主名者，咸焚香，拜于道左。秋還蕭留其徒余芹在彼倡教。翌年著三教合一十條；構三綱亭五常堂於東山；以孔門心法勗其徒。翌年，著四書正義，具表告天。萬曆四年，著心本虛篇，心本虛直指，先衍微，心聖要言，絲銀喻，七竅答問，易解，俚語。有陸姓者，造教主門而言曰：「老師所倡三教合一，天下萬世所不能易，但收徒過濫，無乃不可乎？」教主曰：「有教無類，斯受之孔孟一大公案也。如足下素以善稱者也；借言或未必善，亦從衆求教，吾亦安能逆而知其求教後竟不能及于善者乎？來

者不拒，獨於足下而拒之，足下以爲何如？」陸悟曰：「鄙人見不及此。」萬曆七年，六十三歲，郡守扁其門曰：「南劍儒宗。」著九序摘言，內容：◎艮背以念，止念以求心；◎周天效乾法坤，以立極；◎通關支竅光達以煉形；◎安土敦仁以結陰丹；◎採取天地以收約物；◎凝神氣穴以媾陽丹；◎脫離生死以身天地；◎超出天地以身太虛；◎虛空粉碎以証極則。萬曆九年，春遊鼓山，夏至武夷，著心經釋鑒。萬曆十二年，六十八歲，編生平所著書八十七集，分作六函，題曰：「聖學統宗非非三教心聖集」。其曰聖學統宗者，歸儒宗孔之本旨也。曰非非三教者，以三教之非者，非之也。時教主之道，大受民衆歡迎。遠近門人，爭爲教主建祠焉。既而按院楊四知，榜闢三教，旋自悔。萬曆十四年七十歲，門徒益衆，教主乃建大法堂爲門徒寄寓。十五年，袁了凡氏詢教主於其弟曰：「不佞早歲讀書，積凝弗解，偶得三教諸集，閱之豁然。」乃當空五拜，尊爲三教老師。門人至是，稱之曰，三一教主蓋以儒仲尼氏執中一貫聖教度世大宗師，道清尼氏守中得一玄教度世大宗師，釋牟尼氏空中飯一禪教度世大宗師，夏午尼氏道統中一三教度世大宗師合三教而爲一之故也。七十二歲，梓彌勒經，而末付以偈曰：「彌勒尊佛是我體，彌勒尊佛是我心；我體即是彌勒體，我心即是彌勒心；我與彌勒無二體，我與彌勒無二心；彌勒與我無二體，彌勒與我無二心。」是年又著道德經釋鑒二部。十七年，都中公卿

及四方名士，爭遣專使或寄書問「仁」，「性」，「命」，「氣」，之道。教主皆以書答之。（書長，容後詳。）十八年，門徒益盛。姤之者，謗以倡亂。大尹孫公，得其情，不爲所動。萬曆二十年太守敦請教主爲郡賓，固辭。同年，按院扁獎曰「高風勁節」。同年九月四日，教主夢中言曰：「我也口不言而萬法生；我也足不履而十方遍，我也指天天成，我也指地地平，我也指山山青，我也指海海平。處處咸安無有身病，家家向善，無有心病，樂樂利利，天下太平。」著道統中一經，又口授太虛先天圖，太極後天圖，天地人圖，地方天圓圖於其徒盧文輝。萬曆二十二年十一月，禮部移文購天下遺著，教主命盧文輝結集以進。將聖學統宗改編，標其名曰「林子三教正宗統論」凡三十六卷；將正宗採輯，結爲三一教主夏午尼經三十六卷，夏總持經三卷，夏慈釋經三卷，如來性經三卷，衆妙玄經三卷，大成時經三卷，反身誠經三卷，度世正一經三卷，中和位育經三卷，明光普照經三卷，最上一乘經三卷，洞玄極則經三卷，道統中一經三卷。八十歲，四方門徒爲教主祝壽，皆言教主之道大，有曰：「中國之地三大幹，同祖於崑崙。三大聖人之道，猶

三大幹也。吾夫子以真心實地，合三大聖人而一之。譬之溯窮源而登於崑崙者耶？」餘長不錄。八十一歲，命其徒盧文輝就其所集，纂其大要，以便閱覽，曰三一教主夏午尼諸經纂要。又著經訓一卷。又走筆書曰：「佛我元非我，我佛亦非佛，無我無無我，無佛無無佛，佛也卽是我，我也卽是佛，無我無有我，無佛無有佛，無佛無有我，無我無有佛。」十二月，有歸寂意，以偈示盧子曰：「一心無罣礙，本體本虛空。」又曰：「真心無壞，真性無滅。明此心，了此性。天外徘徊。吾今歸後，道屬爾躬，爾其勉之。」萬曆二十六年戊戌，正月十四日寅時，天樂鏗鏘，教主寂然，拱手而逝，享壽八十有二。現祠宇滿八閩，閩南一帶信徒，年必往東山祖祠進香一次。教主之主張不過欲世之儒流，得以知孔子，而盡去其口耳詞章之學，以扳孔子之儒，斯已矣；世之道流，得以知老子，而盡去其荒唐迂怪之學，以扳老子之道，斯已矣；世之釋流，得以知釋迦，而盡去其斷滅枯槁之學，得以扳釋迦之釋，斯已矣。蓋儒之執中，卽道之守中；卽釋之空中；儒之一貫，卽道之得一，卽釋之扳一，如是則道統中一之道得以傳之天下萬世焉。

刊誤：

本期(19)頁，閩江之內河交通 之作者 張安福，當做張福安。

福建文化研究會職員會議記錄

時間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五日

研究工作大綱擬定交由書記油印轉發全體會員

地點 文學院會議廳

4. 關於本會研究用費預算應如何擬定案

出席 林天蘭 陳興樂 陳希誠 檀仁
梅 袁宏 李兆民 劉文欽 陳
國新 金雲銘 楊錫圭 朱維之

議決向學校請撥三百五十元為本會
出版刊物經費二百元為各股研究及
參觀經費五十元為津貼協大劇團經
費

主席 林天蘭

附職員表

紀錄 楊錫圭

會長 林天蘭

報告事項

書記 楊錫圭

1. 本會會員費請由會計即日着手催收

會計 金雲銘

討論事項

庶務 檀仁梅

1. 關於本會出版刊物應如何繼續辦理

編輯 金雲銘

案

各股股長

議決請編輯着手預備於三星期內出

民族股 李兆民

版第十七期福建文化

史地股 劉文欽

2. 關於協大劇團呈請代向本校福建文

風俗股 陳希誠

化委員會撥給津貼費五十元用資籌

歌謠股 袁宏

備案

語言股 陳國新

議決接受即為轉請照撥

物產股 陳興樂

3. 關於各股研究工作應如何分別擬定

案

議決請各股股長於一星期內將各股

編者小識

這一期出來得晚，（一）因為編者工作太忙，只能用小部分的時間放在這個刊物上；（二）印刷局趕不上，耽擱了好久。又因為匆忙底緣故，於編輯，校對上，均多缺陷，希望撰稿者和讀者原諒；下期自當小心斟酌。

本期底分量，倍於前期。本來是要把十七，十八兩期合刊的；後來却想無定期刊，沒有合刊底必要。所刊的文章，各有甄中之玉；如愛斯齡女士底情歌四首所附的譜，是非常有價值的。中國採詩已有三千年底歷史了，上自國風樂府，下至今日各地所採的民謡，都把音樂落掉了。希望今後底採詩者注意這一層，改正三千年底錯誤。

下期擬出李卓吾專號，有李卓吾年譜等篇，特此預告。

協大藝文

第一期要目

- 藝文雜誌發刊的感想 陳文淵
論戰中的大眾語文學問題 鄭典謨
論羣經諸子與文學之關係 李兆民
幽默文章與社會背景 劉文欽
希伯來民歌 朱維之
茶季開始的時候(小說) 李小山
聞雞起舞的劉越石 林恩卿
談談中國婦女文學 黃秀璣
辛棄疾的文藝及其時代背景 黃展愼
論唐代散文 梁孝潮
鳥暇的清代文學及其結晶 張增齡
中西文化接觸之原因 周永耀
老莊思想與六朝唐宋文學之影響 楊樹芳
白香詞譜中襯字之用法 郭毓麟

出版者——福建協和大學中國文學系

福建協和大學書店

代售處——
福州商務印書館
福州中華書局

定 價——大洋二角

福建文化投稿簡約

1. 本刊除由會員撰稿外，並歡迎外稿。
2. 投稿務須繕寫清楚，並用新式標點。稿紙忌寫兩面。
3. 文體不拘，語體文言均可。
4. 本刊對於原稿有修改之權，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5. 來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預先聲明，並附足郵費者除外。
6. 來稿經登載後，酌以本刊若干冊為酬。
7. 稿末請註明通訊地址。
8. 投稿請逕寄福州協和大學朱維之。

福 建 文 化 第三卷
第十七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出版

定 價 二 角

編 輯 者 福建協和大學福建文化研究會

發 行 者 福建協和大學福建文化研究會
(福州鼓山)

印 刷 者 福州倉前山麥園頂知行印務局